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碩士論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從紅茄苳到紅腳社區：

以儀式觀點分析社區總體營造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ty Empowerment From the  
Ritual Perspective in Angka Community

研究生：郭俞廷

指導教授：陳亮全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月

## 謝誌

與社區總體營造接觸於大學時期的田野課程。迎著東北季風，沿著八掌溪河畔，騎著機車前往拜訪原屬倒風內海的村落，沿途能聞到海的味道、一個又一個魚塢，勾勒出臨海地區的景觀；紅色的薄屋瓦、傳統三合院建築，老人帶著小孩，三三兩兩坐在廟埕或坐在院子裡，和鄰居說著歷史的故事；以自家圍牆隔出的道路，彎彎曲曲延伸至下一戶人家院子前，紅茄苳的景觀就像時間瞬時凝結，若不是地上的柏油和其他現代化的設施，或許會以為自己回到 50 年前的台灣農村。

不變是紅茄的特色，保留阿公們年輕到老的記憶，保留著阿公的阿公留下來的生活習慣，紅腳碇流傳於倒風內海一代的傳統民俗，到現在仍年年熱烈舉辦的，應該就屬這附近的村落吧！田野期間感受到居民對紅腳的熱愛，即使是一項以男性居民為主的活動，女性仍在一旁默默幫忙打點。在紅腳之前眾人平等，對一個以單姓村聚集的村落來說，輩份與尊長不等於紅腳會的角色，冤家、死對頭的帳等賽比完了再來算，這樣特殊的民情，讓我覺得在田野之餘，應該替他們多做一點什麼。

這樣的一份心，遇上社區營造理事長後，有了方向。理事長想要藉由紅腳發展社造，替地方做一點事情，不然傳統失傳、年輕人沒工作、老年人沒方向。經過四年，社造成功與否不是由專家學者定論，也不是會是由筆者這一個小小的紀錄者、旁觀者能說嘴的事情，很多東西在這一段時間改變，很多東西也消失，但也有一些事情被留下來，因為紅茄苳，讓我對自己的未來多更多的確定，因此，懷抱著一份感恩的心，寫下一份論文。

即使對當地幫助不大，起碼能在社造的資源申請上，能多出一筆以台南縣學甲鎮三慶里紅茄社區為例的學術論文，可愛的居民們能有更多的機會替自己的家鄉多做一點事情，也留下筆者對紅茄社造參與的痕跡。

謝謝在地的郭大哥們、郭大姊們郭伯父及伯母們，若不是當時各位這麼有耐心的回答我的問題，這篇論文就無法成形；如果沒有當初大家的熱心指導，我對於紅腳的認識，僅止於放關的鴿子或在電視上偶爾可見的地方民俗傳統。

能和紅茄苳結緣，多虧大學時期的田野課程，在林瑋嬪教授的帶領下，一群學生浩浩蕩蕩出發前往台南，正是因為這次的機會，我才能和當時的同學劉姿蘭、彭佳鴻以及學長楊伯威一起幫紅茄寫出第一份社造企畫書，也謝謝這些同學們無私的讓我使用當時的調查內容，寫出屬於紅茄苳與紅茄社區的故事。

這篇論文讓我能夠順利的拿到學位，除了謝謝紅茄苳的鄉親們，還必須感謝指導教授—陳亮全老師。陳老師給我一個機會到日本早稻田交換一年，增廣見識，因有實際參與日本的社造操作經驗，幫助我在思考論文脈絡時，有很大的幫助。雖然，在論文寫作的過程中，常會跟老師有意見上的摩擦，但老師也一直很包容我的不禮貌，就像爸爸一樣，陪著學生一路走過寫論文的痛苦期間。2010年初，在日本口試時，很感謝老師飛到日本，花了一下午的時間跟我彩排，還請我吃了象徵勝利的「勝丼」。

當然，在日本早稻田大學交換的期間，蒙受後藤春彥教授的照顧，完全不干涉我的論文走向，採完全放任的方式，讓我可以作自己想要做的論文。在此，感謝台日兩位指導教授，對我的厚愛與栽培。

除了指導教授外，還有一位老師需要向他說聲感謝與抱歉，那就是研究室隔壁的劉可強老師。每週五的下午，我和論文討論會小組成員：滄臻、小易和中途跑去北京的婉寧，一起在公館 3 樓的研究室裡，討論彼此的論文。討論途中，偶有情緒失控之際，打擾到隔壁研究室的劉老師，這半年多來，真不好意思。

不過，討論還是快樂的，當彼此的論文皆有所成長，發展越來越完整，對我來說，每一個人的口試，就像我自己的口試一樣，當其他成員獲得肯定時，就像是我自己獲得肯定。討論有你們，非常愉快，有幾次爲了我的論文挑燈夜戰，都

讓我感到過意不去，如果沒有你們，這篇紅腳的論文，大概飛不起來。

防災課的各位同學們，文靜、小希和小寒姊姊，以及偶爾插花的阿宗與雅玫，每週五與你們一起午餐的時間，非常愉快，讓我充滿歡笑的迎接下午的論文討論會。週五與你們在課堂上相見，讓身陷論文困境中的我，有了最棒的休息時間，當時，因為論文的壓力常讓我上課不受控制的發言或說話，大家都能夠包容或無視我，都是一種體貼。還有默默關心我的兩位城鄉所大姊：李佳璇與 C 姐兩位同學，兩位姊姊請照顧好身體，一起畢業吧！

最後，要回到我的多年好友們身上，林靜怡和陳怡君，我想直接點出二位的大名，應該也無妨吧！幫我訂正錯字，傾倒心中垃圾，打屁聊天，兩位多功能的角色，總是能在我最低潮的時候拉我一把。雖然你們現在有一位已經踏入職場，成為社會人，一位還在與論文拚命，希望我們還能繼續扶持，延續我們的友情。

謝謝三位口試委員：曾旭正、黃瑞茂、劉可強（依照姓氏筆畫順序）老師，願意擔任我的口試委員；在口試時，給予這篇不成熟的論文許多指教。以及曾在文化研究學會給予指導的蘇碩斌老師，雖然只有短短的幾分鐘評論，一針見血的點出自己文章中的盲點，如同為論文寫作停滯的我，帶來一場及時雨。雖然這篇論文仍有許多不成熟之處，因為有各位老師的不吝指導，使本論文能有更趨完整的框架發展。

在寫論文的這段時間，伯父於 2009 年底因病過世。小時因為家貧無法讀書，因此總是希望家族的小孩能夠讀得更高、看得更遠，這篇論文，謹獻給我的伯父—郭老進先生，我想您一定知道，我達成我倆的約定。當然，這篇論文還得獻給兩位一路胼手胝足、相互扶持至今的雙親，多謝。

郭俞廷

## 從紅茄苳到紅腳社區：以儀式觀點分析社區總體營造

郭俞廷

### 摘要

社區總體營造自 1993 年推動以來，已成為重要的社區培力方式。為落實由下而上的政策，各地方成立文史工作室、文化工作團體或社區協會等團體，在實體上進行行政支援、協助活動的推展；透過虛擬課程、網絡學習與專人輔導的方式，支援網際網路資訊，讓參與社造活動的基層團體不用受限時空，隨時交換最新消息與相互交流。

本文試圖借用人類學家 Van Gennep 的通過儀式理論，以台南縣學甲鎮紅茄苳社區的經驗為例，說明在社造的過程當中，居民的角色將產生分離、邊緣、統合的變化；且能更進一步的以 Turner 的理論針對一般居民與社造領導者做出中介與交融的區別。一般居民將從參與社造活動過程中，從不支持到支持社造；社造領導者則能因與居民一同做社造，強調與居民平等的關係，獲得領導社造的正當性。

在社造推動的過程當中，藉由分析社造中的議題、參與者與活動，導出支持社區總體營造可重複舉辦、屬於團體活動並兼個人性質，且每一項活動都需時間準備之四項要素之四大要素，稱之儀式影響力。說明社區總體營造活動，若能具備這四項要素，必能支持居民的角色轉變、確立社區發展協會的領導地位並且能夠有效使議題轉換為象徵。

從紅茄苳社區的案例，我們可以瞭解一個沒有專業規劃團隊進駐，居民展現在地力量發展而成的社區總體營造。借用儀式的概念，解析在社區總體營造推動過程中，居民從不支持的態度轉變為投身其中，全力支援；以及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獲得領導正當性的經過，進一步形成紅茄苳社區共同體的歷程。紅茄苳社區證明居民行動的主體性，展現農村地區發展社區總體營造，面臨既有人際關係結構與新形成的社區發展協會組織兩者所產生的矛盾，提供一個實踐的案例，予以農村地區發展社區總體營造的參考。

關鍵字：社區總體營造、紅腳社區、紅腳筴、儀式、共同體意識

# **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ty Empowerment From the Ritual Perspective in Angka Community**

**Kuo, Yu-Ting**

Master's Thesis of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Abstract**

Community empowerment is a broad term applied to the practice and academic disciplines of involved citizens, governments, and professionals to improve various aspects of local community.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method to empower individuals and groups of people by providing these groups with the skills they need to affect change in their own communities.

This essay borrows Van Gennep's "rite of passage" to analyze the roles of residents in Anggadiann or Hongchie community will shift from separation, transition, to re-incorporation during community empowerment. Besides, according to the Turner's concept, we can demonstrate the leadership will come into "communitas" to acquire legitimate on the one hand; residents do enter to "liminality" to show their attitudes from being against to community empowerment to advocating it on the other hand.

Furthermore, this article tries to provide that there are four factors could be found within issue, participants, and activities of community empowerment. The four factors are the key to determine if the attitudes of residents shift happen and whether the leader can acquire legitimate.

Finally, when rural area faces contradiction between existe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structure and neo-relationship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Hongchie provides the agency of residents' motivation. It will be a good model for other counties.

**Keywords:** *community development, Anggadiann, Hongchie community, angka, ritual, community identity*

# 目錄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研究目的	2
第三節 研究發問	3
第四節 研究方法	5
第五節 名詞定義	6
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分析假設	7
第一節 社區共同體意識	8
第二節 社區總體營造的文化	10
第三節 人類學儀式理論	13
第四節 文獻回顧與分析假設	16
第三章 紅腳苓的故鄉	21
第一節 曾經滄海難為田	21
第二節 天際的一抹紅	23
第三節 紅腳和紅茄社區	35
第四章 紅腳社區事與人的總體營造	42
第一節 社區總體營造的議題	42
第二節 社區總體營造中的兩種居角色	47
第三節 從紅茄荳到紅腳社區意識	53
第四節 社區總體營造活動分析	58
第五章 發現與討論	65
第一節 儀式的社區總體營造	65
第二節 社區總體營造的多重力量	70
第三節 社區總體營造後的紅茄荳	72
後記	74
引用書目	81

## 圖目錄

圖一	社區總體營造議題象徵化假設	17
圖二	社區總體營造中居民角色之水平流動假設	19
圖三	社區總體營造中領導者角色之水平流動假設	19
圖四	紅茄位置圖	21
圖五	紅茄社區鴿舍位置分佈圖	24
圖六	庄廟牆上的紅腳背笞剪黏	25
圖七	紅腳，即所謂的鴿子	25
圖八	紅腳寮外觀	25
圖九	紅腳寮內部，保有通風和清潔考量	25
圖十	翅膀豐滿的紅腳	26
圖十一	紅腳笞素胚	26
圖十二	掛紅腳比賽的特色與丟擲方式	29
圖十三	紅茄社區的掛紅腳對手	30
圖十四	犯鳥被折去的尾巴	32
圖十五	犯鳥拍賣會	32
圖十六	比賽時居民熱烈討論的樣子	32
圖十七	在雙方村落中線前被抓到的犯鳥	32
圖十八	穿梭比賽現場的紅腳運送車	32
圖十九	比賽時所需背完的紅腳笞	32
圖二十	鴿笞形狀鴿舍	40
圖二十一	紅茄聚落模型	40
圖二十二	社區公園	40
圖二十三	地方特色造景	40
圖二十四	紅紅綠綠西瓜紅腳文化節	40
圖二十五	紅茄社區總體營造議題象徵化	46
圖二十六	紅茄居民於社區總體營造中身份的轉換	46
圖二十七	理事長於社區總體營造中身份的轉換	48
圖二十八	理事長成為「理事長」	54



## 表目錄

表一	掛紅腳比賽使用鴿苓尺寸與數量	34
表二	紅茄社區社區總體營造主要計畫案	41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

2009年4月11日位於台南縣學甲鎮的紅茄社區舉行為期一天的「紅紅綠綠農村樂活趣—西瓜紅腳箒文化節」。據社區發展協會的統計，文化節當天販賣的西瓜超過一萬斤；湧入的人潮帶來可觀的商機，使居民能夠透過社區總體營造（以下稱社造）產銷自家農產品，進而加強居民繼續參與社造的意願，且要求能夠續辦文化節活動，將偶發的社造活動推動成節慶式的週期活動。

紅茄社區以農、漁、牧之一級產業為主要生業活動的地區，人口向都市外流造成勞動力不足且人口高齡化的窘境下，由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以下稱理事長）為首，試圖以地方傳統文化—掛紅腳箒<sup>1</sup>為社造核心，希冀逐漸式微的掛紅腳箒能夠藉由社造而被保存，另外能憑藉社造的活動，連帶帶動地方經濟活絡。

紅茄社區對社造的想像，與其他社區並無特別的不同。從2005年紅茄楚的社造開始，村落開始轉變：原本光禿的圳溝旁種起樹木、荒廢的空地也在居民動手整理下成為新的公園、活動中心前的廣場矗立著居民動手做的大型鴿箒，連原本和北邊村落的掛紅腳比賽也改成村內南北互比的形式，紅茄社區因社造而改變。

當比賽方式剛改成村內互比時，筆者與隔壁村落的居民聊天談到當年的掛紅腳箒比賽，鄰村居民說：「按呢比賽無鬧熱啦！」<sup>2</sup>這一句話讓筆者意識到，紅茄的社造不只改變空間，還改變了自己和文化的關係，也改變了附近村落居民的感受。

---

<sup>1</sup>掛紅腳箒是當地由鴿子背負著木製鴿箒的比賽，與一般所知的放五關鴿賽並不同。居民飼養的鴿子為菜鴿、可食用，腳多呈紅色，故稱為紅腳。比賽多由兩群居民組成，過去多半以村落為單位互相比賽。

<sup>2</sup> 本文引述居民內容皆以教育部閩南語常用詞辭典(<http://twblg.dict.edu.tw/tw/index.htm>)為準。

這樣的轉變，其中還包含更深層的宗族與社團影像的社會關係結構，以及居民對紅腳的狂熱情感（郭俞廷、劉姿蘭 2005），在這些複雜的因素交互影響下，紅茄居民如何能夠從原先不支持社造發展，而到後來願意站出來擔任文化節的義工，相信必然有一套轉變的機制使紅茄社區這一單姓村的聚落，社造能夠取代既有的人際網絡，改變既有傳統文化的樣貌，重新進入地方脈絡而串起原有的資源。

## 第二節 研究目的

社區總體營造由 1994 年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以下稱文建會）推動以來將近 20 年的時間，社造一詞從少數人知道的政策性名詞成為推動地方「人、事、地、產、物」發展的主要推手。

而為落實由下至上的政策，地方成立文史工作室、文化工作團體或社區協會等團體，於實體上支援政府行政、協助活動的推展；亦透過虛擬空間網絡，以「台灣社區通<sup>3</sup>」的網路社群，藉由主題課程、網絡學習與專人輔導的方式，令參與社造活動的基層團體能打破時空限制，隨時能瞭解相關知識、獲取最新消息，且能促進社區團體間的交流與經驗分享。

社造作為新的培力（empowerment）手段，以居民參與、共同規劃社區方式，凝聚居民的共識，重新檢視社區意識的重要性，強調「共同體」想像（曾旭正 2007）；社區內部居民的參與，找出凝聚社區意識的議題，進一步培養居民認同感，朝永續家園目標前進，加強對居住區域的認同<sup>4</sup>（西村 2000：78）；再進一步恢復

---

<sup>3</sup> 推動社區營造的網站（[http://sixstar.cca.gov.tw/index\\_new.php](http://sixstar.cca.gov.tw/index_new.php)），提供最新活動情報與經費申請資訊還有教學。登記於台灣社通底下共有 4070（2009 年 4 月 27 日）個團體。

<sup>4</sup> いかなる地域であれ、地域づくりの出発点は当然ながら自分たちの住んでいる土地のアイデンティティの確認にある。

居民應有的自主能力（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2004），使社區能生產自足且永續經營。

如前所述，政府以及從事社造學者希望透過由下而上的社造經驗，組織、動員居民的力量提升社區的生活品質。因社造而受到影響著的地方人際脈絡和利益分配，必然每一個推動社造的社區經歷當地居民的反對和不參與，而更重要的是居民在反對之後重新凝聚形成的共同體想像和社區意識的呈現。

本文希望能夠借用人類學儀式的概念，由紅茄社區的社造發展歷程，探討說明典型農村面臨社造時，居民如何跳脫宗族、傳統社群關係的限制，從反對進而支持社造以及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因此獲取領導社造發展的正當性；並使社區發展協會轉型成爲社區中主要人際網絡的機制，有效促成社區意識的成形。

### 第三節 研究發問

社造乃由文建會主委庸學申於 1993 年提出的政策性名詞，發展人、文、地、產、景五大面向，建立社區共同體爲基礎，透過參與公共事務凝聚地方意識爲目標（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1999），爲現今社區培力的主要方式。該政策在當時的社會經濟氛圍下，獲得時任總統的李登輝大力支持，成爲各行政單位努力推動的政策之一，促進社造的多元發展。

政黨輪替後，直接由行政院統籌相關的社造方案，陸續提出「創造台灣城鄉風貌示範計畫」、「新故鄉社區營造計畫」、「台灣健康社區六星計劃」，更爲詳細界定社造的範疇。以文化產業化爲主要的推動方向，透過打造地方特色—特別是農村地區—活化地方產業帶動觀光發展，爲人口高齡化的村落注入新的氣象，作爲吸引年輕人口進入農村的拉力。

因此，串連中央、地方政府投入大量資源，社造蔚為風氣，進一步促成各地文化節、文化祭風行，以觀光發展經濟為主、提升地方能見度為輔的社造發展模式，跳脫出原先社造的國族想像，轉而凸顯地方特色（方瓊瑤 2006）。

而不斷複製的文化節經驗將社造帶往觀光導向，社造、文化節和經濟劃上等號，文化成為秤斤兩賣出的商品（Greenwood 1989），反而加速地方文化流逝。某位教授曾在閒談中表示：「社造？那根本就是可笑的政策，要一群拿了一輩子鋤頭的歐吉桑賣雞尾酒，這就叫做社造？完全脫離地方文化。」這位教授的說法，反應了社造現階段面臨的問題。農村居民所想的不外乎是解決人口外移、經濟蕭條及其衍生的諸多問題。社造成為萬靈丹，不僅能作為人口回流的拉力和經濟復甦的媒介，且符合居民心中所想的「觀光」和「經濟」。在社造文化產業化、產業文化化的同時，帶入經濟發展取向的思考模式，勢必面臨各地同質化、單一化的地景面貌，使地方獨特的特色在發展過程中流失的問題（陳其南 1998）。

而本文的田野所在地—紅茄社區—亦是在觀光、經濟的想像之下投入社造的行列，相信社造帶來的觀光效益，能夠阻止人口外移，或能進一步的成為青年返鄉的重要拉力。因此，紅茄社區以地方傳統—掛紅腳等為題，推動社造發展。歷經 5 年的時間，社區產生許多變化：傳統的掛紅腳等活動為配合社造，改為村落南北對抗；配合植樹綠美化政策，綠化河堤以及建立鄰里公園；由民間企業贊助的鄉鎮特色打造計畫，強化紅腳等故鄉印象。面對這些轉變，居民並非欣然接受，而是從反對、不積極參與到主動配合。居民態度的變化，使筆者想問：促使居民態度轉變的原因為何？原以宗教、血緣為主要的社會組織，在面臨社造作為新的社會組織，居民如何從中找到自己扮演的角色？再者，傳統紅腳等文化作為社造的議題，居民如何看待這項改變？以既有文化為題的社造如何被重新詮釋成為新的地方文化？

#### 第四節 研究方法

本文著重於紅茄社區的社造經驗分析，資料主要來源為進行 5 年的田野訪談，採用參與觀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直接和居民間的接觸，以及實際參與社造活動，藉以瞭解社造的發展脈絡。由於筆者進入紅茄田野的時間橫跨 5 年，因此在訪談的部分可分為兩個時期：該社區社造前訪談的基礎資料以及社造進行後的相關資料蒐集。

社造前的田野訪談資料是大學時期的田野課程累積而成，因此在訪談部分與當時的組員<sup>5</sup>共同完成。一開始透過與聚落居民的訪談，瞭解紅茄茼的歷史和經濟狀況，進而瞭解社造的主題—掛紅腳筇的歷史脈絡，以及紅腳在紅茄社區的重要象徵意義。訪談方式以隨機的方式和居民展開對話，對象包含在廟埕、居民聚集的家屋前或社區活動中心裡的居民，以群體的方式進行訪談，瞭解地方的文史脈絡和社經情況；也會進入居民家屋中進行個別訪談，蒐集當地生活的資訊。與「紅腳」相關的歷史，受當時里長、理事長的引見，得以和地方的老輩以及鄰村<sup>6</sup>對紅腳有研究的長者進行訪談。

經過幾年的調查，筆者對於紅茄地區的發展概況已有一定的瞭解。因此，有關第二個時期，意即針對紅茄社區社造的發展過程，筆者鎖定幾位主要的訪談對象，包含理事長、鵠筇製作者、紅腳會成員，瞭解社造在紅茄社區與居民的關係，以及居民如何看待社造發展；再輔以隨機與居民聊天的方式，記錄非主要的社造成員和社造的關係，以取得一般居民對於社造瞭解的狀況。

---

<sup>5</sup> 2005 年 2 月，筆者應修習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大三必修課程「文化田野實習」，授課教授為林瑋嬪老師。當時在學甲十三庄的計畫下，與同時修課的同學兩兩一組分散至學甲、北門的幾個村落進行調查，筆者與另一位劉姿蘭同學搭檔，主要負責當時的紅茄里資料蒐集，因此在初期（2005）的資料蒐集是兩人的共同成果。

<sup>6</sup> 紅腳的比賽不只限於紅茄當地，在比賽最盛之際紅茄附近的村落皆有此項傳統，包含紅茄北方的頂洲、錦湖、羊稠厝和嘉義的義竹等地，可從台南縣政府出版的南瀛鵠筇誌以及每年舉辦的鵠筇文化季瞭解紅腳比賽的分佈範圍。

另筆者與紅茄社區建立長達多年關係，並同為郭姓宗族的傳統我者認知下，筆者在紅茄社區被認知的角色實以「居民」而非研究者為主，因而在訪談時更能瞭解紅茄社造的發展情況，居民對於村內的狀況都以直言不諱的方式告知筆者，居民把一般不能被外人知的內容完整告知筆者，是基於對筆者的信賴以及視為紅茄一份子的認同。筆者被認同的身份以及筆者對於紅茄長時間的田野，這兩項條件使筆者能夠更為詳細的陳述紅茄的社造歷程及居民的角色改變，但這樣的優勢相對也造成筆者能否客觀的將紅茄視為一研究對象進行探討分析；長時間的田野和與居民的緊密關係，可能會影響筆者在分析時參雜過多的主觀意識，是本文在寫作時，筆者必須面對的挑戰。

## 第五節 名詞定義

正因為本研究歷經長時間的調查、訪問，從訪談過程中，能夠清楚意識到居民對自己社區稱呼的改變。在前期的田野過程中，居民清楚的指涉自己居住地為「紅茄茏」；然在後期社造推動後，居民開始以「紅茄社區」或「紅腳社區」取代紅茄茏之名。為如實紀錄社區名稱轉換的過程，筆者在寫作時將以紅茄茏作為描述社造前的聚落名，以紅茄社區或紅腳社區稱呼社造推行後的紅茄茏。

社造議題所指的是社造推動時，主要推動的核心活動。以紅茄社區為例，即為當地傳統的掛紅腳等。筆者亦將社區成員與一般居民進行區分，前者為認同社造，參與社造活動的居民；後者則包含尚未或不願參加社造的居民，兩者面對社造會有不同的態度。

## 第二章 文獻回顧與分析假設

社造究竟是什麼？財團法人日本建築學會出版的《まちづくり教科書》開宗明義提到社造是一個曖昧的名詞（財團法人日本建築学会 2004：2），含有創新事物以及慎重地精鍊既成事物內涵的意義。社造應以該地域社會既存的資源為基礎，藉由多團體的合作、串連，漸進地改善居住環境、提高社區的活力和魅力，實現「提升生活品質」的連續活動<sup>7</sup>（2004：3）。

日本建築學會對是社造的定義涵括物理和社會空間的營造，需透過長時間的合作才能完成。反觀台灣，文建會對於社造的定義，一開始以「建立社區文化、凝聚社區共識、建構社區生命共同體的概念」作為主要目標。對於社造的定義，日本較為注重生活品質的提升，台灣則更著重共同體概念的形塑。

其實，從兩國對社造的定義可以看出，社造的廣度與深度，正因為無法明確定義何謂社造，才使得社造有更多可能。然相對於生活品質的提升，筆者更著重於居民參與社造的行動和社區共同體概念的形塑。所以，對於社造的定義，筆者在此以引用陳其南（1996）之言，這是一項由居民自發、自律的活動，藉由參與社區公共事務，能凝聚社區意識，建立社區共同體概念；透過參與的過程中找回、創造出屬於在地的文化特色，加強對社區的認同，成為延續居民參與社造的力量。

---

<sup>7</sup> 原文為：まちづくりとは、地域社会に存在する資源を基礎として、多様な主体が連携・協力して、身近な居住環境を漸進的に改善し、まちの活力と魅力を高め、「生活の質の向上」を実現するための一連の持続的な活動である。



## 第一節 社區共同體意識

1994 年文建會提出「社區總體營造」，由「造人」、「造景」、「造產」三方面著手進行，以社區為主體，居民參與、由下而上的自發性行為為基本精神。時任文建會主委的庸學申，希望藉由社區總體營造喚起「社區共同體」意識，經由社區的自主能力，共同經營「『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文化事務發展』、『地方文化團體與社區組織運作』、『整體文化空間及重要公共建設的整合』」（文建會 1998）」，目標在於：

建立社區文化、凝聚社區共識、建構社區生命共同體的概念，文化行政的新思維與政策，整合「人、文、地、景、產」五大社區發展面向，令居住於同一地理範圍內的居民，透過集體行動來處理其共同面對的生活議題，同時增加居民間的聯繫（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1994）。

該政策受到當時的總統李登輝大力推動，各部會也提出民眾參與、符合社造精神的計畫，諸如：內政部「全方位推展社區發展工作實施方案」和「福利社區化」政策、環保署「生活環境總體改造計畫」、經濟部「商店街開發推動計畫」和「形象商圈區域輔導計畫」、經建會「創造城鄉新風貌行動方案」等，主要負責機關文建會研訂四項計畫：「社區文化活動發展」、「充實鄉鎮展演設施」、「輔導縣市主題展示館之設立及文物館藏充實」、「輔導美化地方傳統文化建築空間」，從文化建設的角度切入，建立基層的社區共同意識，以自主、自發的方式，營造社區文化特色，建立人與人、人與環境的關係（監察院 2001）。

政府計畫案以直接或間接改善文化空間的方式（文建會 2004），利用在地居民共有的記憶、文化因子，區分內外團體的差異，加強居民對社區的認同，以建立共同體、凝聚地方意識。空間和共同體之間的連結在於地景空間包含多種意義，詮釋瞭解其背後的文化與生活，就能找到該地區居民認同的根源。認同形成是一不斷變動的社會過程，（Mitchell 2000；Atkinson 2005），只要能夠轉換成為地方的

文化脈絡，就會是屬於地方的共同資產。是故，共同體的意識創建，可由既有的生活空間、記憶延伸，成為社造的脈絡議題。

美國學者 Hayden(1997)認為空間中透露出的訊息，都能展現出該地方(place)的力量：每一個空間包含的不只建築實體，亦保留歷史以及居住者的記憶，橫跨時空的力量，能夠紀錄著性別、種族、階級和其他的社會議題(Hayden 1997)。其《The Power of Place》一書中，介紹美國黑人家屋保存的過程、被再製的拉丁歷史以及保留的小東京，強調身體五感的空間經驗，空間經驗有助地域居民的認同形成，幫助社區找到自己的定位，且重新喚起居民對在地的情感。共享當地的歷史記憶(ibid)。

類似的概念出現於日本學者後藤(2007)的生活景研究，景觀不僅僅含有可視的實體建築物、風景，還包含地域單元的概念，在時間軸上積累而成每一地域的特性。而在現代化、個人化的風氣下，將會使得景觀喪失生活景觀，無法保留地域特性。因此，社造應利用地方的遺傳子<sup>8</sup>或歷史因子(後藤 2008；中川 2004；西村 2004)，藉由空間中的地景(landscape)演繹出該地的價值和記憶，成為共享的信仰和意識型態系統(Steward and Strathern 2003；Taylor 2008)。

筆者試圖在本節當中，由國內外學者之言說明，空間改造的方式有助於共同體意識形成。無論是歷史建築保存或生活經驗再製都是一種藉由文化空間改善的公共議題，促使居民找回對在地的情感，劃分出社區內外團體的方式之一。

---

<sup>8</sup> 遺傳子原文為「遺伝子」，意指基因(gene)。

## 第二節 社區總體營造的文化

所謂的「共同體」是由日文借來的名詞，其意義原為家族、村落等以血緣或地緣為基礎，自然發生的社會關係或是社會團體<sup>9</sup>。在現代社會中，因都市化的關係，多半以地域社區（local community）稱呼之，說明居住在同一地區的人，因政治、經濟或風俗等層面上有著深層的連結，共享利害關係。

文建會所說的共同體意識，在筆者看來則進一步地帶出認同的概念，希望能透過社造的施行過程，令居民對社區產生我者的意識，加強對社區的認同。從美、日兩國學者的研究中，點出「記憶」和「歷史」是促成共同體意識形成的重要觸媒，然以台灣的社造案例來看，南投桃米社區<sup>10</sup>、台南土溝藝術社區<sup>11</sup>、嘉義大崙花園社區<sup>12</sup>皆不純然以記憶和歷史作為喚起居民在地情感；反而以全新議題邀請居民加入社造，進一步獲得居民認同。

一般來說，社造採用的議題多半沿用地方既有的題材又或是採用全新的議題。即便是以地方傳統為議題，因經過社造的重新詮釋，其本質上已經截然不同於過往的傳統，應視為地方的新傳統；更遑論全新的議題作為社區的新文化傳統，勢必藉著社造的過程而生成。從上一段介紹的三個案例而言，社造所使用的議題不論是否為當地的既有傳統，都能發現經由社造的詮釋，居民會以「新」文化看待之。創新的議題對居民而言絕對是新的文化，而傳統的文化在社造的脈絡下，

---

<sup>9</sup> 引用自大辭泉字典：「家族や村落など、血縁や地縁に基づいて自然的に発生した閉鎖的な社会関係、または社会集団」。

<sup>10</sup> 桃米社區於 921 大地震後，與新故鄉文教基金會的合作以及農委會特有生物研究保育中心等單位協助下，發展出「桃米生態村」的概念，找尋傳統山村新的可能出路。居民以青蛙的故鄉為社造的主題，從生態的角度出發，成為重建案例中結合產業發展的社區之一。

<sup>11</sup> 台南土溝從改善河川開始進入推動社造，和台南藝術大學的師生合作，打造出土溝的藝術村風貌。藉由不斷的和居民討論，塑造出居民心中想像的社區風貌，也和居民一同建造牛舍，以水水的夢為主題，串連整體的社造行動。

<sup>12</sup> 嘉義大崙以居民都是專家的概念出發，號召全體居民一同動手蓋花園。從花園的設計圖、施工、養護全交由當地居民負責，從實際參與的過程讓大家一起做社區。此外，大崙還舉辦提燈籠的活動，吸引在外的遊子每年回家過年，連接起不同世代和大崙的關係。

亦是以另一種型態表現的新傳統。

接續討論新文化的創立前，先說明傳統與文化概念的使用。筆者無意在本文多做傳統與文化的區隔，傳統是一套文化的集合，經過長時間流傳、代代傳承而留下的習俗或慣習，都屬於文化的一部份。因此，本文討論文化和傳統時，可將其視為相似的意義。

那麼，社造帶來的新文化又是如何成為社區的文化？人類學者Geertz對於文化的定義為「一套表達人們溝通、繼承、發展知識和生活態度的象徵系統<sup>13</sup>」，由特定團體建立與詮釋。Geertz對文化的定義，強調於該團體對文化的詮釋，因此，桃米社區、土溝社區、大崙社區在社造的過程中，居民對創造的議題賦予意義，重新詮釋成當地的文化系統<sup>14</sup>。

社造中居民利用共同記憶再製／創造<sup>15</sup>而成的文化傳統，從霍布斯邦（1983）概念來看，他認為傳統是被「創制（invented tradition）」的：

……創制「傳統」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出於人類刻意創造、建構而成；一種是在一段短時間內（或許只要三、五年）無形中成形。……「創制傳統」是一系列的實踐，通常是被公開或心照不宣的規定控制，具有儀式性或象徵性的本質……各種「創制的傳統」似乎分屬三個互有部分重疊的類型：於第一類是建立或象徵化社會的凝聚力、成員對團體的認同，無論是真實或刻意人為的社群；第二類是建立或合法化權威的機構、地位或關係；第三類其主要的目的是社會化，以及對信仰、價值體系和行為舉止的諄諄教誨。（霍布斯邦[徐文路] 1983[2002]：11～20）。

---

<sup>13</sup> Culture is a system of inherited conceptions expressed in symbolic forms by means of which people communicate, perpetuate, and develop their knowledge about and attitudes toward life

<sup>14</sup>參見《Host and Guests》一書中〈Culture by Pounds〉，如何討論觀光地區的文化，需由所有參與該觀光（tourism）產業者定義，也因為如此，觀光對文化帶來相當嚴重的破壞。雖然社造在近年因資本主義進入，往觀光發展的傾向越來越明顯，產業化對地方文化帶來的劇烈影響，是社造未來必須面臨的問題，但這部分就留待其他學者的研究，本文不多做論述。

<sup>15</sup>從現有的台灣社造案例來看，並不是所有社區都利用「記憶」、「遺傳子」等歷史因子作為社造的題材，更多的是採用新的議題，創造新的社區文化與傳統。

根據霍布斯邦的說法，所謂的傳統能在短時間內形成或是出於人類的刻意創造。也就是說，我們能把社造看成一項創造傳統的過程，居民在此過程中進行一連串的具有儀式或象徵意義的實踐，在短時間內塑造新的社區文化傳統。

無論是地方傳統為題抑或是嶄新的社造議題，都是為了滿足居民對社區的凝聚力和認同之產生，以及建立社造團體的合法地位的兩項條件。為此，議題需要經過居民反覆的參與和討論，使其過程產生象徵及儀式的本質，才能令居民從參與過程中形成共同體意識，延續參與社造的力量。

總而言之，社造為達成「社區共同體」意識的目標，從展現地方文化特色式開始。一方面，美、日的學者研究指出，地方記憶、生活經驗能有效喚起居民認同與共同體意識；然另一方面，台灣實際案例研究卻能發現即便是創造的社造議題，亦能成功的激發居民對社區的認同。

因此，筆者進一步的由霍布斯邦「創制傳統」理論出發，說明社造的議題，其實都是創造傳統的過程。從創造傳統的過程當中，因其儀式性或象徵性的本質，讓居民能夠從一系列的參與實踐裡，從中建立對社區團體的認同，亦能構築社造團體於社區中的正當性與權威性。

我們可以說，文化傳統和共同體意識之間的關係，是由居民參與過程中的儀式和象徵本質所促成的連結。若居民參與過程並不具有儀式或象徵的意義時，社造所創造的文化傳統則無法促成共同體意識的發生。

上述的討論點出到儀式和象徵在社造議題與凝聚共同體意識上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為了更清楚的說明儀式的概念，將試圖對文化人類學儀式的討論，進行簡單的回顧，有助於辨析社造和儀式的關係。

### 第三節 人類學儀式理論

「儀式是一種象徵性的行為，透過儀式人們對宗教的信仰得以加強，諸種終極問題得以獲得適度的解決，甚至經由儀式強化了人某一些價值觀增進社會團體的內聚力（瞿海源 1999：200）。」一般對於儀式的想像總是落在宗教的場域上，經由儀式的展演增加信徒對宗教的信仰，大甲媽祖進香、三年一科的燒王船、台北城隍爺遶境，都是由儀式強化信仰的力量；豐年祭、矮靈祭、打耳祭的舉行化解對社會內部的緊張。

宗教之外，儀式具有社會性及心理上的功用，轉化每一個人在人生不同階段時的角色，不僅是文化的一部份，亦兼具社會、宗教意義，能加強特定群體的認同，畫出不同族群間的差異，根據《文化人類學辭典》中對於儀式的定義：

儀式 (ritual) 係指按照一定的文化傳統將一系列具有象徵意義的行為集中起來的安排或程序.....但儀式這一概念並不限於宗教和巫術，任何具有象徵意義的人為安排或程序，均可稱之為儀式 (陳國強 2002：218)。

諸如婚禮、契約簽訂、成年禮皆屬儀式的一種，由個體、團體或社群在公共或私領域透過象徵 (symbols) 展演的行為，皆稱為儀式。依據目的，可能為了滿足宗教儀式、精神上的需求、加強社會連結等功能。

人類學的研究裡，早期將儀式的研究重點放在對於異文化的研究、未開化族群的神話記錄，因此在相關的理論發展上，多半建立於宗教人類學的基礎上，借用涂爾幹以宗教作為一社會事實說法<sup>16</sup>，作為理論的基礎發展，影響之後功能與象徵學派對於儀式理論的建立，兩個主要建立儀式理論的學派著重的角度不同，功能學派強調的是儀式在社會中的功能角色，從儀式的展演解決人類的焦慮，並

---

<sup>16</sup> 意即宗教不能從社會以外的角度解釋，有其內在的系統，宗教的改變也必須從社會自身做解釋更多詳細的內容可參閱《人與文化的理論》一書中〈社會的超然性〉。

重整社會秩序（黃應貴 2008）；象徵學派深入討論儀式的象徵意義，從象徵在儀式中的角色和意涵，解釋文化的運作的方式，象徵學派的Geertz提出的說法，將文化視為文本，透過深描（thick description）詮釋人們如何看待這個社會，較不注重象徵在儀式中的展演功能，著重於象徵如何影響人類認知世界<sup>17</sup>（McGee, Warms 2004：524-525）。

Leach（1984）提出人類的三種溝通行為進而指出儀式的行動特性，從溝通的角度切入，擴大人類的行動範圍和儀式連結，說明人類的溝通行動上帶有特定目的、文化符碼的傳遞、超自然的特性，將日常生活的行動帶入儀式的範圍內。儀式擁有反覆不斷展演（performance）的特性，儀式展演的過程和順序即便相同，並非能確保每次的展演內容相同，同樣的儀式展演有可能成功亦有可能失敗（Tambiah1979），因此，展演成了新的研究觀點。Levi-Strauss（1981）則是從二元對立的結構出發，儀式的神與聖、神職人員與一般人等方向進入分析，以非對稱性的存在為前提，透過儀式轉換成為對稱性的關係，意即儀式能使相異的集團轉化成一體的概念。

眾多學者討論的儀式概念裡，最重要的是 Van Gennep 和象徵學派的另一位學者 Turner。Van Gennep（1961）通過儀式（rites of passage）概念為基礎，針對邊緣性深入探討和解釋。通過儀式指出在社會地位的改變過程當中，可以分割成三個階段看待：分離（separation）、邊緣（margin）、統合（aggregation），指出該儀式能重新調整因個人地位改變或發生變故而引起的人群互動的關係，意即在儀式中將有產生地位不連續、改變的可能。

---

<sup>17</sup> ...he is not interested in how symbols perform cultural functions ...His focus us on how symbols affect the way people think about their word, how “symbols operate as vehicles culture.”

Turner視象徵為維持社會的機制，在某些特殊的情況下（特別是儀式），會使社會產生本質的改變<sup>18</sup>。從非洲恩登布（Ndembu）的田野資料出發，提出儀式如同一場社會劇（social drama）<sup>19</sup>，演出族群內部的衝突和對立，透過儀式中象徵本身的多重意義化解地方衝突<sup>20</sup>、調解內部矛盾，理解如恩登布此類被歐洲殖民和原始社會雙重影響下的轉型社會的特色，儀式與社會相互構成獨特的課題，為了持續維持社會的團結一致，象徵作透過儀式重新塑造社會秩序和社會特性。

另一方面，Turner以Van Gennep的通過儀式為基礎，針對分離、邊緣、統合三個階段進行更深入的探討。在分離時，人會從既有的社會結構中分離或離開整體文化狀態；統合則是重新回到社會體系中，結構又回到穩定的狀態，儀式主體包含個人和群體，重新獲得相對穩定的狀態，明確定義其權利和義務，相對的其行為舉止必須符合應有的規範（Turner 1969）；處於邊緣的情況下時，Turner針對邊緣階段提出交融（communitas）和中介性（liminality），人的特徵、位置是不清楚的，不屬於任何一個位置，也可以是打破階級和財富的交融狀態，指出每個儀式都有不同的中介性特質，因為儀式的性質是不同的（何翠萍 1992：350）。

簡單來說，畢業典禮、婚喪禮、打招呼都是儀式的一種。從古至今，儀式以各種型態出現於人類社會中，不斷與生活經驗產生連結。儀式的參與者、時間、地點依儀式的目的和性質有所不同，可以是與宗教相關的神聖行動，也可以是世俗的活動，舉凡是文化中被形式化的行動皆屬儀式。

---

<sup>18</sup> ...viewed symbols as “operators in the social process, things that, when put together in certain arrangements contexts (especially rituals), produce essentially social transformations.”

<sup>19</sup> 社會劇是人類社會中，每一個人都會經歷過的社會事實和自然的社會過程（spontaneous unit of social process and a fact of everyone's experience in every human society）

<sup>20</sup> 恩登布人因殖民受到西方制度、文化與宗教的影響，但卻仍保有當地的傳統文化，而兩者之間的衝突就透過當地人於晚上舉行的秘密儀式中化解，且儀式不止化解傳統與西方的衝突，也化解內部之間文化的矛盾，可參閱特納於1961年所寫的《The Forest of Symbols》一書。



因此，前兩節討論關於文化傳統促成的共同體意識，更精確的說應是指涉居民從參與過程裡，因共有文化傳統的象徵作用，使居民從社造的使儀式過程中，確立身為社造團體成員的身份以及社造團體扮演的社會責任，進而對自己的社區產生共同體意識。

#### 第四節 分析假設

400年前開始台灣湧進大批的移民，以移民組成的社會依賴血緣，原鄉、同姓結拜、共同信仰的整合（施振民 1973）成為開發與自保的最佳方式。空間上的表現方法如農村常見以竹林為邊界、村廟為中心向外的村落模式，因為面臨共同危機、不適應的生活環境，移民者對於我者的認同促使形成對於居住地的領土範圍的群體意識，家族和宗教作為團結民間社會最大兩股力量。對內，扮演「公正人」調解情事；對外，面對共同危難之際，成為編整群體力量的主要單位。認同建立於家族、宗教之想像。

但現代社會因人口往都市集中、街區擴大等因素破壞原本以家族、宗教信仰為中心的區域模式，降低居民和社區的羈絆，因此如何重新形成、維持社區成為重要的議題；社造卻是擔起舊時文化傳統傳承之社會學習的角色，致力於地域的共同體意識與認同的產生。從這個角度出發，社造的事情就是以前「公的」事情，包含信仰中心的祭典活動安排、化解衝突等公領域的事項，只不過社造的目的和功能更為多元，需要更多人的參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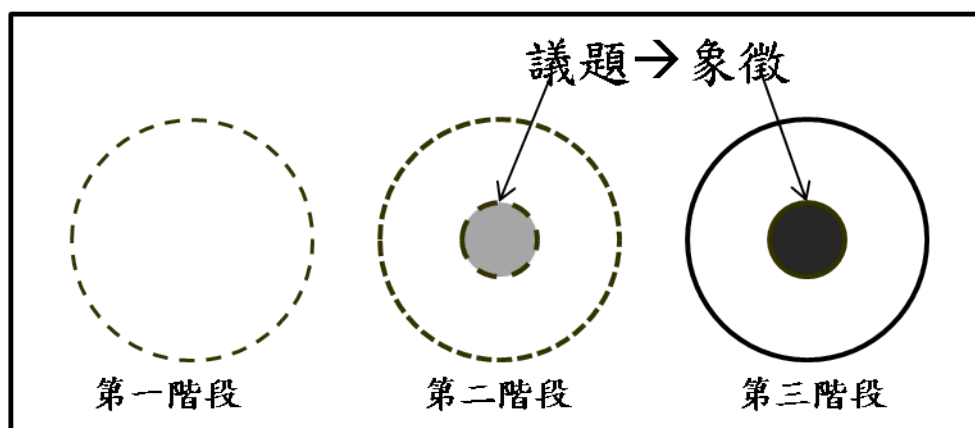
社造繼承過去公共事務的角色，居民從參與過程當中實踐原有的社會學習角色。誠如楊弘任在社區如何動起來一書中所提及：「社區總體營造的確一種關於『我群』的建構、認同與凝聚的過程，具體展現為空間面向的『在地感』與時間面向的『歷史記憶』（楊弘任 2007：48）。」在此過程中，社造面臨對手的類型以及不

同團體間的文化轉譯，才能提升團體行動的社會想像。不同團體間的文化轉譯，需透過社造儀式係能使不同參與者角色產生變化，分別建立其參與社造的正當性。

筆者試著借用人類學家 Turner 的儀式理論，以及霍布斯邦將傳統視為一創制過程之觀點，進一步的提出在社造建立我者認同意識之凝聚過程，是受到「社造儀式」影響之假設。參與社造之際，居民如同參加一場儀式，其場域發生在社區之內，儀式的執行者為社區居民，儀式象徵則是被創造的議題或者是既有文化傳統，社區、居民和議題三者串連而成的活動，就是筆者所謂的「社造儀式」。

社造儀式可分做議題與居民角色兩部分進行討論。首先，針對社造議題。推動社造之前，社區內可能隱含既有的文化傳統或象徵，卻不一定成為社造推動的主要議題，因而在第一階段時議題發展時，無法明確點出議題的存在。而在社造開始推動之際，社區逐步尋求能夠作為議題的元素，有可能是延續地方既有傳統文化，抑或是以全新的元素，打造社區新風貌。議題選出時，筆者將其視為發展的第二階段，但尚未獲得居民的認同。

透過社造活動舉行，居民從參與活動當中認識議題，進一步建立對議題的認同。當議題成為對地方居民有意義，作為凝聚地方共同意識的象徵時，表示該議題發展已臻成熟，俾能發揮其影響力，號召更多居民參與。社區的概念與範圍亦逐漸成形（圖一）。



圖一 社區總體營造議題象徵化假設。 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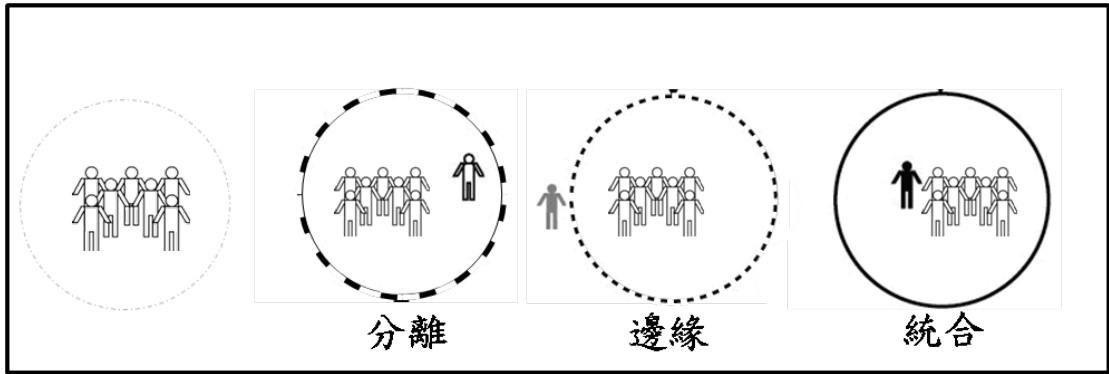
此時，再度回應霍布斯邦對傳統的定義：社造所創造的議題，是一種出於人類刻意創造、建構而成，並經過一系列具有儀式性或象徵性本質活動的實踐。社造議題，由居民刻意創造，經由舉辦各種活動的機會，確立議題對居民的意義，建立或象徵化社會的凝聚力、成員對團體的認同。同時，亦能建立或合法化社造的領導團體的權威。

延續議題象徵化能建立合法化社造領導團體的地位。接下來，筆者將從 Turner 的通過儀式討論參與社造的居民，因活動發生的中介與交融角色移動。

社區中的居民能夠分成領導集團與一般參與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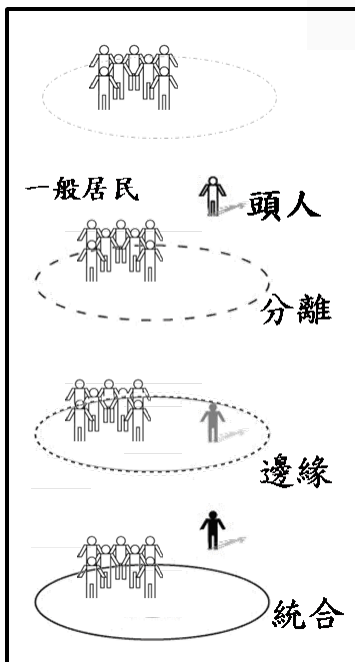
對於一般參與者而言，參加的數量將與社造推動時間長短成正相關。當參加社造居民人數不多時，對參與社造的居民而言，因參與社造後，轉換成為社造成員的身份，而必須承擔社區內對社造成員角色責任的期待，居民在這個過程中，在不同的階段對於社造會有不同的想像，如通過儀式般會經歷分離、邊緣、統合三個階段的角色改變。

此類居民是以中介性（liminality）的模式水平移動自己的角色，從居民到社造團體成員身份的轉換。居民一開始並無「社區」概念，但意識到社造時便進入分離階段，脫離原本的居民角色；在社造活動中，居民參與的身份不是地方居民亦非為社造成員，處於一邊緣狀態；最後，居民成為社造團體成員時，重新回到社區，將自己的身份從一般居民轉為社區的社造成員。且因經歷過儀式的洗禮，能夠清楚的劃分出內外團體的差別，加強社造團體成員間的共同體意識，並清楚的彰顯社造團體的存在（圖二）。



圖二 社區總體營造中居民角色之水平流動假設。

社造成員會因角色的不同，而有相異的角色轉移方式。社造的領導者，在社造推動之初，首先意識到社區的存在，並獨立於一般居民之外，但其領導地位尚未受到地方居民的授權，因此會以類似 Turner 提出的交融（communitas）模式，進行垂直的身份地位轉換。與居民一同參與社造的活動，提供討論的平台，打破自己身為領導者的地位，強調與居民地位平等的方式，一同為社區服務，所作所為皆是為了「公的」事物，以獲得居民支持，才能在統合階段，重新回到領導地位，確定正當性。



圖三 社區總體營造中領導者角色之水平流動假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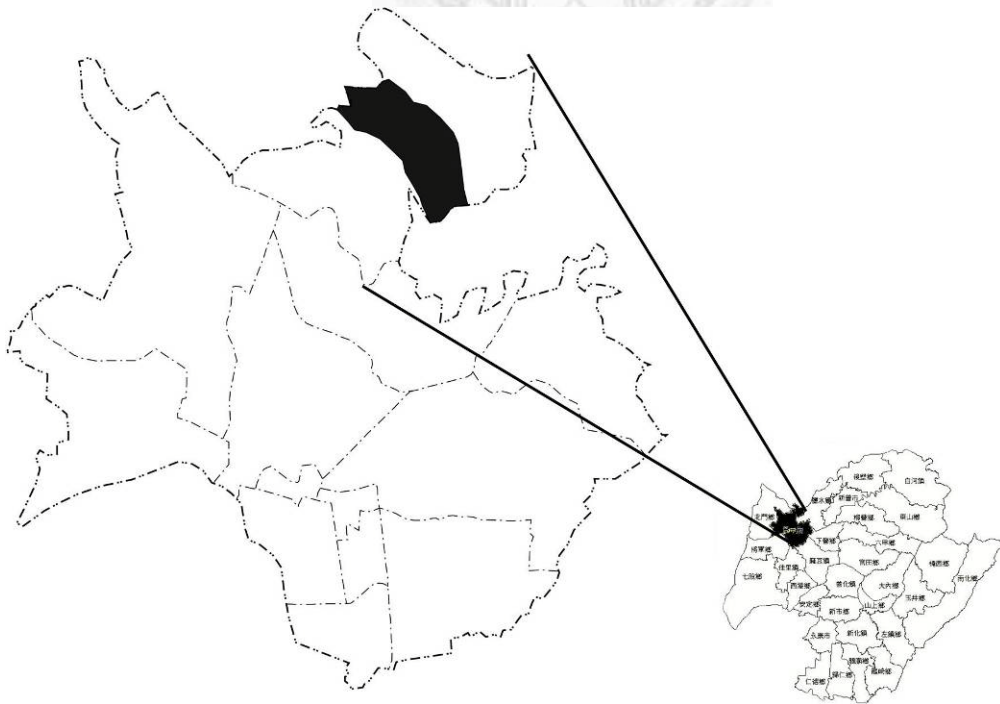
筆者將以紅茄社區作為驗證社造儀式假設的田野地點。從紅茄社區推動之初開始，分析居民、社造團體、社造議題的角色，討論社造和儀式的關係。以儀式的角度探討社造發展過程，作為社造新的分析視點。



### 第三章 紅腳苓的故鄉

#### 第一節 曾經滄海難爲田

台十七轉南六線的路上，行駛在低平的道路上，都能感受到海的氣味，道路的兩旁一個又一個的魚塭和外海相連，水面隨風搖擺，形成小小的浪潮，強烈的海風，吹在身上似乎提醒著屬於台江內海的曾經。伴隨台江內海的景色，前往紅茄苳，迎著海風、越過一座又一座的堤防，如果不注意一下就會經過紅茄苳抵達北方的頂洲，沒有樓仔厝只有合院和紅屋瓦的老房子，座落在這個曾是倒風內海的土地上。地名的由來，根據庄廟—慈明宮廟碑上記載：「早年此地有急水溪支流遍生紅骨茄苳樹（海茄苳紅樹林），故名之爲『紅茄苳仔』。」住在這裡的居民從下溪洲人移墾，在茄苳樹附近築屋而居，郭姓的居民佔了九成左右，彼此之間有講不清楚的親屬關係，少數不姓郭的人透過婚姻或招贅的緣故，彼此都有血緣關係，在紅茄苳可以清楚的看出，傳統聚落因宗族和信仰連結起的緊密關係。



圖四 紅茄苳位置圖。資料來源：台南縣政府與內政部。本研究改繪。

行政區域屬台南縣學甲鎮紅茄里（圖四），因農村地區人口減少及財政困難，於 2006 年行政單位進行縮編，與北方的頂州里、南邊的新芳里合併為三慶里，紅茄茼改稱紅茄社區，人口有 605 人（2005 年 8 月）。聚落以庄廟—慈明宮為中心向外擴散，全區大部分還保存著傳統三合院式建築，青壯年多半出外謀生，村里目前大多剩下務農的中老年人口和高中前的就學人口，平常生活所需必須至鄰近的學甲或鹽水鎮上購買，就得依賴每週一次至村內販售的小型攤販，這裡的生活簡單樸素而平靜。

靠海的紅茄茼仍受急水溪及八掌溪的影響，每逢漲潮之際，村內溝渠水位則隨之漲高；或當颱風季節來臨時，仍須防範淹水，避免海水倒灌。自庄廟前溝渠整修完畢後，已減少淹水的次數；近年來，最大的災情實屬 2009 年的八八水災。因北方堤防潰堤，大水灌進村裡、溝渠水位上漲，整座廟埕近乎淹沒、家園成汪洋，地勢低窪之處水深約一公尺。

淹水的實情再度提醒居民：紅茄茼的地理位置與海緊密相連，影響居民的生活作息。地勢低窪，鹽分含量高不利耕作，加上土壤層淺薄，至今仍以牛隻耕作，在田野間仍可看見一隻又一隻的水牛休憩，以機械取代人力的今日，形成特殊的農村景觀。生業活動以農業為主，因 1970 年代政府於聚落的北方設立「農牧區」，促使紅茄茼的生業活動轉型為以農、漁和畜牧為主；農牧區設立的同時，聚落範圍向北方延伸，住宅呈現散居的形式並兼畜養農牧。

然口蹄疫的發生，衝擊養豬業市場價格，許多農家無法負擔成本，紛紛棄養養豬隻；加上環保意識抬頭，養豬業廢水處理問題，成為政府關注之焦點。養豬戶不僅要面對疫情造成的市場萎縮，還需負擔高額廢水處理費用，在經濟效益考量下，養豬戶數量逐漸減少，農牧區不復當年極盛時期的光景，只剩下為數不多的飼主從事農牧業。此外，加入 WTO 亦使農業受到市場競爭的壓力，加上政府休

耕補助政策的誘因，導致紅茄苳的土地多處於休耕的狀態，或闢建為魚塭以便獲取較大的經濟利益。

經濟上相對弱勢以及高齡化的情況下，社區內的社團組織發揮互助合作的功用。社區巡邏隊負起夜晚巡視村落的任務；直屬縣政府的關懷中心，提供場所供老年居民聊天、泡茶、唱歌，還有定期免費醫療服務，關照老年人的身體健康；支持關懷中心的媽媽教室，以中壯年婦女為中心組成的義工團隊，週一至週五在關懷中心替大家服務，中午亦備有午餐供村內居民食用；社區發展協會，負責村落社團營運（槌球隊、紅腳會、巡守隊、清潔義工等）與經費申請，2005年起社區發展協會（以下稱發展協會）轉向推動社造為主要的執行任務。

## 第二節 天際的一抹紅—掛紅腳筭

高齡化人口、外籍配偶、人口外移、隔代教養，普遍農村面臨的問題在紅茄苳依然看得見。可在這常見的農村景觀中，仍有一些不同，最先注意到的是每戶人家屋前的鴿舍（圖五），以及成群結隊休息在屋頂上的鴿子，形成紅茄苳特殊的景觀。

居民見到陌生人到訪，必定會介紹刻在廟牆上「紅腳背筭」剪黏（圖六），宣傳紅茄苳的紅腳驕傲。居民口中的「紅腳」就是常見的鴿子（圖七），因腳呈紅色所以通稱「紅腳」；紅腳居住的「紅腳寮」（圖八），一間紅腳寮代表一位紅腳飼主，代表著「紅腳會」會員的資格，背後賦予該位飼主參與「掛紅腳筭<sup>21</sup>」的權力。

---

<sup>21</sup> 將於後面章節詳細介紹。





成爲紅腳會會員，有義務幫忙新進成員搭蓋紅腳寮，內部需兼顧通風、環境衛生（圖九）；相互幫助的過程，交換飼養紅腳的心得以及技術傳承，形成特殊的口說記憶的延續。

於言談之間，能夠發現居民最煩惱的事情不是經濟問題。阿伯說：「無煩惱穿、無煩惱吃，只煩惱紅腳不搵苓。」每天，不管是到田裡工作或出海捕魚，總是以餵飽紅腳作爲一天的開始；於工作結束後，訓練紅腳作爲一天的結束，生活以紅腳爲中心打轉。



圖六 庄廟牆上的紅腳背笪剪黏。



圖七 紅腳，即所謂的鴿子。



圖八 紅腳寮外觀。



圖九 紅腳寮內部，保有通風與清潔考量。

不同於一般比賽放關的賽鴿<sup>22</sup>，紅腳屬於一般可食的家禽，未受訓練的紅腳，居民稱之為「菜鳥」。紅腳與放關的鴿子相反，不善於長途飛行且「目色」不佳；其優點是負重能力較佳、「骨力」，所以能夠承受為期一年的訓練。這些鴿子的基本特性只是養成冠軍鴿的基本條件，此外還需具備翅膀豐滿、尾巴有力的體態（圖十），後天的照顧更不能少，定期清潔、健康檢查以及餵養維生素和中藥<sup>23</sup>，都是提升紅腳身體條件的不二法門。居民還會嘗試配種，希望能藉由不同品種鳥類的特點，製造出利於飛行，且負重加的紅腳，以獲得比賽勝利。



圖十 翅膀豐滿的紅腳。



圖十一 紅腳筴素胚。

掛紅腳筴時，紅腳身上背負的筴，是由「白樹仔」的樹木製成，從收集材料到成品製作，約花費半年至一年的時間。製作筴的過程，需先將木頭切割成適當的大小，依照木頭的狀況，浸泡於水中約三個月至半年；等木頭完全軟化後，依照所需的大小尺寸（圖十一），由師傅手工刨去多餘的部分。爲了能讓鴿子背負，減輕鴿筴的重量，因此需要極佳的手工才能刨出如紙厚度的鴿筴，且無法依賴機

---

<sup>22</sup> 台灣社會盛行的賽鴿比賽，俗稱「過五關」。比賽內容以在最短時間內，鴿子飛達指定地點爲勝，因牽涉大額賭金，常有作弊事件發生。

<sup>23</sup> 紅茄苳北方的頂洲中藥店有一味藥方提供給養鴿飼主，作為調養鴿子身體健康的保健藥品，能配合飼主需要製成藥丸或藥粉，屬於當地特有的地方產業。

械化大量生產，每一個鴿箒都是獨一無二的工藝品。目前，台南地區僅存兩位師傅能夠手工製作鴿箒，一位為居住於紅茄苳的郭三平師傅。

居民口中如數家珍的紅腳資訊，透過擬人化的形容（郭俞廷、劉姿蘭 2005）顯現人鴿之間的緊密關係，阿伯們常開玩笑說：「疼某攏無遮爾疼。」居民投射於紅腳身上的情感（ibid），可見於日常的鴿子照護上，在每年為期 45 天的掛紅腳箒比賽中，更能深刻體會紅腳和飼主的緊密關係，每一隻紅腳代表著飼主上場征戰，宛如成為飼主的化身，投身掛紅腳箒的戰役。

幾乎每個紅茄苳男人都是看著祖父、父親擲紅腳的背影長大，繼而在 15 歲左右開始參加比賽，跟在長輩身邊學習飼養紅腳的技巧與知識，代代相傳繼承紅腳傳統。紅腳和紅腳寮是飼主的重要資產，能夠擁有自己的紅腳寮，代表能獨當一面成為紅腳會的一員，代表村落出外征戰。因而在飼養紅腳的全盛時期看每戶人家的紅腳寮數量，就可知道這家的男丁有多少，紅茄苳居民對紅腳的狂熱，由此可見一斑。

女性在這項傳統裡頭缺席了，儘管比賽的場合不見女性身影。日常的照顧卻少不了女性的協助；雖然婆婆媽媽們總是抱怨飼養紅腳對嬰幼兒的身體不好，容易引疾病，加上每年為數可觀的飼料與中藥經費，總能希望家裡的男人們能夠放棄養紅腳，但紅茄苳的女性從未忽略餵養紅腳和清潔維護鴿舍，掛紅腳箒時期更能看到女性身影穿梭在會場，幫忙注意紅腳的比賽情形。

俗話說養兵千日用在一時，全家總動員細心照料的紅腳，就是為了一年一度的掛紅腳箒。於每年農曆 2 月 22 日開始約為期 45 天的掛紅腳箒，正值農閒之時，居民因而得以全心投入村際比賽，一家人整年辛勞培育出來的鴿子所獲得的戰果，正代表著飼主的能力，是故每場比賽紅茄苳居民都慎重其事，但求全力以赴。居民對紅腳的狂熱可從紅腳比賽歷史來看，何時開始有這項傳統的已經說不清

楚，只知道阿公們在孩提時，看著他們的祖輩掛紅腳，跟在大人背後學習與傳承。對於紅茄茛的居民來說輸贏是其次，能繼續比賽才是重點，而比賽是否能繼續進行則端視有多少紅腳可以背。

一談到紅腳比賽，想到過去的輝煌戰績，阿公們講得眉飛色舞。那英勇的奮戰精神，似乎還只是昨天的事情，居民四處征戰曾與八掌溪對岸的嘉義義竹鄉比賽，談到這場比賽年老的阿伯們似乎回到當時熱血的場景，直說「彼時已經飛到無紅腳通飛矣。閣有人踠溪轉來紅茄茛，用扁擔擔紅腳轉去比賽會場」，戰到一兵一卒也要堅持到最後，是紅茄茛人對於紅腳的堅持與熱愛。也有阿伯提起和錦湖的一場比賽，「阮一庄恰恁兩庄比呢！」紅茄茛人比的是「氣魄」，不是輸贏，臺灣人賭性堅強的習性，在這裡看不見，有的只是居民對於紅腳的熱情和享受比賽的過程。

由於掛紅腳的人已經越來越少，加上配墊和丟擲<sup>24</sup>的比賽方法（圖十二）只剩下紅茄茛跟頂洲，四處征戰的紅茄茛居民，固定開始和北方的頂洲比賽，於是這南北兩村莊的年度大賽就此定下（圖十三）。紅茄茛對比賽的狂熱在地方流傳「頂洲無贏袂使，紅茄茛無放袂用得」的順口溜，清楚的描述出居民對於紅腳的狂熱。

由於春天時南風較強，紅腳會在早上九點時透過廣播通知當天是否進行比賽，比賽主導者為各庄的紅腳會（亦有一說為粉鳥會），紅茄茛的紅腳會分為四組：居住於北方農牧區的分屬一、二組，在庄裡的則是第三組，位於聚落南方的則是第四組，每年改選一次會長，由四組輪流擔任。

---

<sup>24</sup> 配墊式指的是在鴿子身體腹部處墊上竹片，減輕鴿子飛行時身上負荷的重量，其他地區多半採用其他的地方都是採用掀蓋不配墊的比賽方式，不像紅茄以丟擲的方法。



圖十二 左圖參賽者正將配墊放置於鴿子腹部。右圖則是丟擲紅腳的方式。

會長則要負責當年比賽的事宜，包括準備比賽時使用的笞、決定當天是否比賽等事情；比賽期間，每晚得召開討論會，檢討當天的比賽內容以及隔天比賽每人需負責的工作內容。即使是平日有嫌隙的人，在掛紅腳期間一切以比賽為重，個人情感放一旁，不為因為私人恩怨影響大局。然每天晚上雖都有戰情分析，不過因紅茄荳居民對紅腳的熱情，實際比賽時前一天晚上的工作分配皆拋在腦後，等比賽結束後，晚上開會時再重新檢討。



圖十三 紅茄近年比賽過的對手村落所在地，黑色點表示社造後的比賽地點。

掛紅腳筴需由雙方村落各完成一次賽事為一回合，意即兩個比賽天為一回合。每回每村落都要背回 120 個筴，每完成一回合比賽，筴的尺吋就會向上增加，總數維持 120 不變，直到累積至八吋六分時，筴的總量降為 100 個，詳細的尺寸可參考表一。

揸回筴的意思是：位於南方的紅茄茼，需將紅腳帶至北方頂洲，讓紅腳將鴿筴揸回紅茄茼村落內，只要紅腳飛過雙方劃定的中線即可（透過GIS測量劃定）。比賽時，會長必須注意當天紅腳是否有飛過雙方劃定的中線，沒飛過界的紅腳被

視爲「犯鳥<sup>25</sup>」，會被折下尾巴<sup>26</sup>（圖十四）視爲失格，身上的笞得送回比賽會場，比賽方必須把笞再捎回自己村落內。

比賽結束後還有重頭戲上場，被抓到的犯鳥交由紅腳會統一於比賽後拍賣（圖十五），作爲紅腳會的資金，此時，因爲每隻鳥的價格不定，好一點的鴿子則會有不少人競標，想要買回自家的鴿子，還得費一點心力，若是有人專門攪局，可能還得以相當高的價格買下鴿子；被抓走的犯鳥如果沒有被拍賣出去，那就成爲居民晚餐的盤中飧，聽說三杯鴿是最佳的烹煮方式，且鴿子訓練充足，肉頗具彈性和鮮嫩。

在比賽會場中穿梭的主要可分爲三組人馬，首先是當天比賽村落的飼主（圖十六），以及對手村落負責抓犯鳥的居民（圖十七），最後還有一群在會場外幫忙鎮守中線的雙方居民。

會場內的飼主，必須依照前一天討論的作戰方針，負責將當天所需背負的鴿笞數量全數背回。因此，飼主們會不斷來往自己村落與比賽地點，將已飛回的紅腳再度載回會場（圖十八），只求將當天 120 個鴿笞全數捎回（圖十九）。

因爲，爲期約 45 天的比賽，只要一方在該回合中比賽中，沒有背完全部的鴿笞即算失敗。因此，每一回合的比賽都可能是當年度的最後一場，所有飼主不無全力以赴。如此緊張的勝負之分，紅茄茈與頂洲的戰績卻多半以和局收場，理由在於，即便紅茄茈沒有背完規定的鴿笞數量，隔天的比賽除非頂洲能順利完成比賽，否則就算和局，不分勝負。當比賽進入後期時，雙方能參與比賽的紅腳有多已疲倦，紅腳數量不斷因遭捕捉而減少，且捎笞的負擔隨笞尺寸增大而加劇，比賽最後多以和局收場。

---

<sup>25</sup> 人被抓到叫犯人，所以鴿子被抓到叫「犯鳥」。

<sup>26</sup> 現在爲了保護動物，改在鴿子身上做記號取代折去尾巴的作法。





圖十四 犯鳥被折去的尾巴。



圖十五 犯鳥拍賣會。



圖十六 比賽時居民熱烈討論的樣子。



圖十七 在雙方村落中線前被抓到的犯鳥。



圖十八 穿梭比賽現場的紅腳運送車。



圖十九 比賽時所需背完的紅腳罇。

另一個在比賽後期可觀察的現象在於冠軍鴿主頭銜競爭。若在勝利無望的狀況下，飼主們開始爭取冠軍鴿主頭銜，希望能由自己飼養的紅腳掙回當年度比賽最大等的戰績，養出強壯的紅腳能享受他人的尊敬，和當年度冠軍鴿主的榮譽感。

在會場中的第二組人馬，則是對手村落負責抓犯鳥的居民。這些居民兩人一組、騎著機車，後座者持由釣竿改良的補紅腳工具，觀察會場中紅腳，隨時準備捉捕。逮犯鳥的規則只有一個：只能抓停下休息的紅腳。不得以任何方式妨礙紅腳飛行或試圖使紅腳停下休憩，否則將視為違規。被抓到的紅腳，如同前述，需折下尾巴送回紅腳會，成為拍賣會的主角；鴿笞則送回比賽會場，由另一隻紅腳重新揩回村落。

在會場之外的居民，則需負起是固守中線的責任。因為，一旦飛過中線的紅腳，即便停下休憩也不得捉補，為了維護比賽公平性，雙方紅腳會都會派出居民在中線附近留守，一方面確保自家紅腳的安全，一方面監督對手是否有違規事項。

由此可見，一場賽事需要兩村民眾的總動員。有人放紅腳、有人抓紅腳、有人幫忙看顧中線的狀況，戰況吃緊的時候還得負責幫忙傳遞訊息、調派鴿子。在賽期結束後，雙方的紅腳會將辦桌宴請所有的居民，慰勞大家一年的辛勞，分發贊助的獎品，全體居民同樂。宴會結束後，居民回到原本的生活，農事即將開始，紅腳重新配種、訓練鴿子，準備明年的賽事。

從紅腳的餵養到比賽結束為止，大約需花上一年的時間。為求紅腳的身體健康或讓紅腳能夠飛得更快，負重力更強，每位飼主都卯足全力以自己的獨家秘方訓練、照顧鴿子。根據居民所說，有飼主在比賽前替紅腳施打類似毒品的藥物，「就親像賽跑選手食禁藥全款」，讓紅腳能夠在比賽時發揮更強的戰力。

聽似不公平的比賽，對居民而言卻沒有所謂的公不公平。餵紅腳吃施打類似毒品的藥物，當然可以在短時間增加紅腳的戰力，相對飼主亦需承擔紅腳藥物引起的突發狀況之風險，事情都有正反兩面觀點，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公平就是建立在雙方約定之事。

正因為這樣的想法，掛紅腳笏的內容雖有一定規則，卻處處充滿彈性。鴿笏的數量、尺寸、施放的地點等比賽詳情依賴雙方的紅腳會協商，只要雙方談妥即可更改，能因應比賽的狀況進行調整。然彈性的作法，卻成為紅茄苳與頂洲日後衝突的因素之一。

表一 比賽使用鴿笏的尺寸和數量。

尺寸	數量（個）	尺寸	數量（個）
5 吋 6 分	20	8 吋 2 分	4
5 吋 8 分	20	8 吋 4 分	4
6 吋 0 分	20	8 吋 6 分	4
6 吋 2 分	20	8 吋 8 分	4
6 吋 4 分	16	9 吋 0 分	4
6 吋 6 分	8	9 吋 2 分	4
6 吋 8 分	8	9 吋 4 分	4
7 吋 0 分	8	9 吋 6 分	4
7 吋 2 分	4	9 吋 8 分	4
7 吋 4 分	4	1 呎 0 分	4
7 吋 6 分	4	1 呎 02 分	4
7 吋 8 分	4	1 呎 04 分	4
8 吋 0 分	4		

### 第三節 紅腳和紅茄社區

紅茄茆的居民，除了農事外，平常打槌球、照顧紅腳，過著簡單的生活。政府補助的社團經費，在居民的默契下，多半是居民的旅遊基金，這樣的狀態維持至王重慶接下發展協會的理事長一職後開始改變。

長期在外工作的王理事長，回鄉後看到村落日漸「稀微」，憂心紅茄茆的百年傳統—掛紅腳箒將結束於這個世代。對於社造，理事長的想像是藉社造的發展，讓紅茄能夠朝向觀光發展，培養地方產業，達成文化產業化的目標。一旦，村內能提供就業機會，或許可減少人口外移，進一步作為吸引居民回鄉的拉力，兼顧經濟發展和人力，將能實現維持紅腳箒傳統的目標。

社造第一步由清掃境開始。每週固定的清掃活動，是居民共同行動的基礎，培養居民參與社區活動的意識。當時，筆者和同學正好在紅茄進行田野調查<sup>27</sup>，在沒有專業團體幫忙的情況下，調查的學生和教授就成為最好的外援團體，以該年的田野調查為基礎，寫出第一本紅茄申請社造發展的計畫書<sup>28</sup>。

2005 年的暑假，紅茄舉辦第一次的工作坊，邀請頂洲國小校長王明凱、台大人類學系教授林瑋嬪、文化局官員等人，以鴿箒為社造主題，提出相關的建言與看法。台上的講師們賣力的說著紅腳的重要性，台下的居民似乎不瞭解為何得把和生活息息相關的紅腳，以如此慎重的方式說明。

工作坊是發展協會推動社造的第一項活動，之後陸續申請幾項由政府補助的計畫案，繁瑣的申請步驟和行政程序，讓理事長一個頭兩個大，特別是電子化作

---

<sup>27</sup> 筆者是當時進入紅茄社區調查的學生之一。因臺灣大學人類學系三年級的文化田野實習課而來到紅茄當地，另外還有其他小組成員散佈於學甲和北門的村落。後來幫忙紅茄撰寫計畫成員包含教授林瑋嬪、助教楊伯威、學生劉姿蘭、彭佳鴻與筆者。

<sup>28</sup> 根據理事長表示，這本計畫書是紅茄現在申請計畫的基礎。該計畫將社造發展分為近程、中程和遠程三段，首先是針對地方的文史調查和環境改善、再者是對於傳統文化的復舊，最後是發展地方產業，促進經濟發展。

業，更是讓從沒用過電腦的理事長感到無助。五十多歲的理事長說「一世人攏無這麼遮爾認真看過書、上過課，遮爾老矣攏要學電腦」，道盡缺乏專業團體支援和年輕人支持的社造起步之難。

當然，不只是文書工作的問題，過去協會只是名義上的組織，所有由政府補助的經費、活動安排都由各社團自行處理。發展協會正式運作後，經費改由發展協會統籌，理事長的舉動打破長久以來的默契，「理事長」和「社區發展協會」遭受到質疑，認為協會沒有權力管社團事情的聲音出現。

居民質疑非經由選舉產生的理事長為何能夠總管村內社團的大小事，這股反對的情緒醞釀，使參與清掃環境工作的參加者越來越少，更遑論支持社造推動；村內的人不支持社造發展，更精確的說反對理事長掌權的行為，村外的人卻極力支持理事長推動社造，在外地工作的年輕一輩，願意出錢幫助社區推動社造，希望能在延續紅腳傳統上盡一份心力。

村內多數人不支持的狀況下，迫使理事長決定不再連任，完成該任期後請辭。可是，事情卻發生轉機，理事長任期結束時，居民要求理事長繼續連任推動社造，而理事長為了擁有管理村內事物正當性，推動第一次的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投票，理事長在居民支持下，高票當選紅茄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

在理事長受到居民杯葛至獲得高票連任之間，紅茄茆的社造有幾次關鍵性的事件發生。首先，2006年執行台南縣政府「社區總體營造點」計畫時，打算建一個鴿箏形狀的大型紅腳寮，放置於農牧活動中心的空地，放置地點遭受到鄰近活動中心住家的反對，反對理由為鴿子的糞便會造成污染和傳染疾病。此話一出，引起居民憤怒，居民紛紛表示該位居民「背祖」，忘記自己是「食紅腳屎大漢矣」，家族長輩們跳出來指責該位居民的不是，雙方僵持不下，最後，妥協將紅腳寮移至公路旁的空地上，而結束這個事件。

其次，在第一任理事長任內，當時申請的社區環境美化工程計畫，採以工代賑方式，將計畫的經費回歸至居民身上，由紅茄萣居民設計、施工，幫助居民生計。能夠實際回饋到居民身上的計畫案，使居民瞭解社造並非空洞的政策口號，而是真正能對生計提供幫助。其中，「植樹綠美化」計畫還獲得全國模範社區的肯定，得獎有助於計畫的推動與執行，讓居民對自己執行的計畫更有認同感。

第三，與頂洲掛紅腳碇的衝突。紅茄萣和頂洲之間，靠雙方的協商決定比賽內容，而在當時雙方定下一條「連輸三年的村落能夠要求並更改比賽地點」。位於南方的紅茄萣，掛紅腳碇比賽時，常因南風過強需取消當天的比賽，處於先天不利的條件下，再加上頂洲房屋多半是多樓層建築的後天條件，紅茄萣的紅腳常抵不過南風的吹襲，而休息在頂洲房屋的樓頂。紅茄萣的居民在連輸兩年後提出想要變更地點或提早比賽時間的要求，卻被頂洲拒絕（拒絕的理由是原本的協定是連輸三年才可變更比賽地點），雙方為掛紅腳碇一事意見不合。此時，理事長為了掛紅腳碇觀光化的推動，決定不再跟頂洲比賽，而改採村內互比。

與頂洲的衝突，理事長能作為決策者之一，不外乎是理事長建起紅腳寮，成為紅腳會的一員，以及身兼發展協會理事長一職的身份。居民一改之前對理事長的反對態度，可以從村里合併後某次颱風事件得知：沒有里長的紅茄社區，在颱風時某戶人家的屋頂被強風吹走，尋求理事長的協助並獲得滿意的處置。

這一件事情很小，但不難發現理事長和居民的關係出現變化，「理事長」的角色正當性被確立，代表著紅茄萣的社造走上軌道，居民對社造有一定的參與程度，且支持著理事長的行動，到此刻起紅茄社區正式成形，取代紅茄萣之名。

紅茄因為社造有了改變，為了讓以鴿碇為題的社造順利推動，和頂洲比賽<sup>29</sup>劃

---

<sup>29</sup> 頂洲與紅茄不再比賽後，和隔壁的羊稠厝比賽，時間相同但比賽的規則和方法略有不同，他們改採掀蓋式的方法，鴿子腹部沒有配墊。

下句點，紅茄村內分成南北兩組，比賽依然訂在農曆的 2 月 22 日進行，為期約 45 天的比賽，少了對外征戰的氣氛，比賽的娛樂性多餘競爭性。遊客也能夠參加比賽；居民能放下比賽，不斷的示範投擲方式；記者需要拍攝近距離的特寫照片時，居民也樂意配合。理事長表示這樣的方式更能貼近前來參訪的遊客和幫忙宣傳的記者需求，有助於社造推動，然受限於比賽的不確定性，必須考量風向和天候狀況，並不是比賽期間天天都能掛紅腳。掛紅腳等想要成為文化創意產業，藉此發展觀光，尚有需克服的之處。

社造推動計畫上，以共同整理環境和掛紅腳相關活動為主。透過每年爭取的計畫<sup>30</sup>案（表二）進行村落內的空間改善，2005 年台南縣社區總體營造點的計畫，居民製作大型的鴿箒作為鴿舍，放置在活動中心前<sup>31</sup>，由地方的素人畫家協助鴿舍上的彩繪，畫上地方的農作特展西瓜、魚塢、蒜頭和蕃茄（圖二十）。

參與農委會水保局的培根計畫，由水保局和中山大學的合作，為期三個月的地方人才培養課程，動手製作社區模型（圖二十一）；獲得 2006 年林務局社區林業計畫—植樹綠美化模範社區的評比，實質改善社區內荒廢的土地（圖二十二），號召居民一同動手將閒置的土地再利用，地主積極配合提供五年的無償租用。

政府單位之外，紅茄社區申請信義房屋提供的「信義一家」計畫，2007 和 2008、2009 連續三年獲得企業贊助<sup>32</sup>，妝點地方特色，強化紅腳故鄉的印象（圖二十三）。

近五年的努力，紅茄社區在 2009 年 4 月 11 日舉辦「紅紅綠綠農村樂活趣—西瓜紅腳箒文化節」（圖二十四），結合地方的農業特產和傳統鴿箒比賽，吸引了上千人的遊客到訪，離鄉多年的人也趁著這個機會回鄉探訪，一直都帶有落寞氣

---

<sup>30</sup> 在這以主要的計畫案進行介紹，尚有小額的文建會補助。在民間方面，出外的子弟也會幫忙贊助社造發展。

<sup>31</sup> 原本預計設置於聚落中心—農牧活動中心廣場，但遭到鄰近居民反對因而做罷。

<sup>32</sup> 於本論文提交時，已獲得 2010 年計畫補助。

息的紅茄社區人聲鼎沸，搭乘牛車、腳踏車行程、地方特產品嚐、掛紅腳體驗，趁著文化節的活動，大力推展地方特色。

居民相當清楚，面對市場壓力下，農產品的品質與精緻度需嚴加控管，今年紅茄社區和台南區農業改良場合作，透過專業技術的協助，讓紅茄的農作物可以更健康、更高的品質挑戰市場。

紅茄社區的社造發展目標相當明確，以紅腳為議題的選擇，獲得居民一致的認同。面對地方經濟不佳，人口外流的問題，掛紅腳筲的傳統能否延續取決於年輕族群的數量，2005 年紅茄的社區營造正式啓動，以「鴿筲」為社造的議題，結合地方的農業，藉由文化創意產業帶動地方經濟發展，吸引在外的遊子回鄉，能夠成為新一代飼養紅腳的主力，延續地方的文化傳統。

由地方居民組織成的社區發展協會是推動社造的主力，沒有專業團隊援助，居民透過計畫案學習如何做社造，在申請計畫的過程中，獲得長榮大學、中山大學的幫助，以及個人文史工作者的幫忙，輔以在地的學生努力<sup>33</sup>，紅腳似乎在年輕人身上走出一條路。

---

<sup>33</sup>在屏科大就學的紅茄學生，用故鄉的紅腳傳統拿到學校地方傳統報告最高分的佳績，引起學校教授的注意，想要做更進一步的研究





圖二十 鴿箎形狀的鴿舍。



圖二十一 紅茄聚落模型。

資料來源：紅茄社區發展協會。



圖二十二 社區公園。



圖二十三 地方特色造景。



圖二十四 紅紅綠綠西瓜紅腳文化節照片。

表二 紅茄社區之社區總體營造主要計畫案（至 2009 年為止）。

時間	單位	計畫名稱	實際成果
2006	台南縣政府	台南縣社區總體營造點	大型鴿箒製作
2006~	農委會水保局	培根計畫	模型製作
2006~	農委會林務局	社區林業	環境美化
2007	農委會林務局	植樹綠美化	環境綠化(模範社區)
2007	文建會	紅腳箒文化季	
2007, 2008	信義房屋	信義一家	地方特色空間營造
2008	農委會水保局	農村新風貌	荒地再利用
2009	紅茄社區	紅紅綠綠西瓜紅腳文化節	產業和紅腳文化結合
2009	農委會林務局	社區林業協助社區夥伴重建計畫	水災後家園清理
2009	農委會林務局	社區林業計畫進階行第一階段(進行中)	社區環境生態調查

## 第四章 紅腳社區事與人的總體營造

### 第一節 社區總體營造的議題

#### 一、紅腳議題作為象徵

儀式係指透過一系列具有象徵意義的行為。在社造的儀式中，議題作為儀式中的象徵，由各個相關的活動，完成社造的儀式。紅茄社區以紅腳作為社造的議題，確實順利的號召居民參與，只不過，紅腳的意義早已截然不同：以紅腳為中心，與其相關連的社造活動，可視為一套出於居民或說是社造團體刻意創造而成的傳統。一方面肩負延續傳統的責任，維持象徵的運作；另一方面透過紅腳議題包覆社造的相關活動—自立營造、環境美化、文化產業化等，賦予這些因社造而產生的活動，象徵的意義。

既有的紅腳順理成章成為擇社造的議題，核心成員扣住紅腳為題，將每年的掛紅腳等比賽轉成社造的活動，居民尚未意識到紅腳意義的改變，就已進入社造。以紅腳作為主要議題包裝下的社造，串起所有在紅茄發生的社造活動。只不過，並非所有居民都能夠接受紅腳成為轉進社造脈絡後的新傳統。

受台南縣社區營造點補助的大型鴿箏造型紅腳寮，原先預計設立於村落內的農牧活動中心廣場，卻遭受到鄰近住戶反對：該居民認為鴿子的排泄物會對健康造成影響。紅腳在紅茄茺已有百年的歷史，此話一出，讓社區居民紛紛表達不滿，表示這位居民背棄祖先，忘記自己是紅茄茺的人，反而促成參與社造居民的團結，更期能夠做出更好的社造成果。

最後，協會決議將建好的紅腳寮搬遷至於南六線旁的活動中心廣場上，以平息社區內的紛爭。而這一點顯示出，在紅茄茺的紅腳傳統力量，並沒有完全轉化成為社紅茄社區的紅腳力量。

然一系列的實踐—不管是大型鴿箒製作、植樹綠美化或社區公園，無論是否與紅腳相關，皆包覆於紅腳議題之下。利用紅腳的象徵意涵，建立起社區的凝聚力以及社區成員對地方的認同；同時，建立起社造團體合法化權威的地位。兩者皆有利於有助於社造的推動，兼以強化社造議題的象徵性。

同樣的紅腳象徵，對於不同的使用者而言，隱含截然不同的意義。以理事長的角度出發，紅腳只是社造的主軸，其他還有相關的計畫案，和產業化發展需要考量；對居民來說，正是因為紅腳，才願意做社造。兩者的相法不同，卻形成共同解—社造的紅腳箒文化季，因象徵的多重意義，化解彼此的衝突。

紅腳進入社造脈絡下後，其中最顯著的改變可由地名稱呼窺知。紅茄社區於里合併前就以紅茄里為正式行政名稱，且在筆者 2005 年進入田野時，居民多自稱居住於紅茄茝 ( $ang^2ga^1diann^1$ ) <sup>34</sup>；2009 年的西瓜紅腳文化節時，大半的居民卻以紅茄社區取代紅茄茝，且在發音上以從茄 ( $ga^1$ ) 轉為腳 ( $ka^1$ )，即  $ang^2ga^1$  (紅茄) 轉成  $ang^2ka^1$  (紅腳)。直接以傳統的紅腳代替原有的聚落名字，從發音上進一步的強化紅腳在社區內的重要性，可見紅腳作為社造的議題，重新創造出紅茄社區的象徵意義。

除紅茄社區形成外，還能進一步觀察紅茄社區的範圍。紅腳帶出的社區共同體，不只限於紅茄茝或紅茄社區內。相隔一條馬路的新芳社區 <sup>35</sup>，因飼養紅腳的居民人數較少，不足以組成紅腳會獨立運作掛紅腳箒之比賽，因此，若有意參與掛紅腳箒的居民，只需將紅腳寮寄養於紅茄茝聚落境內，即能以紅茄茝紅腳會會員身份參賽。於社造發展後，持續維持其建立於紅腳文化上的特殊關係，新芳居民因紅腳之共同文化，可視為紅茄社區的一份子，形成跨村落、血緣的共同體關

---

<sup>34</sup> 在此採 TLPA 發音系統。

<sup>35</sup> 舊稱倒風寮，居民現在多半混用兩個名稱，而居民口中所指的新芳並不包含於集水溪畔的紅蝦港。

係。

## 二、紅腳議題意義的層次

紅茄的社造活動，多以公部門之計畫案為主，少數來自私人企業的計畫贊助，唯有紅腳等文化季是延續地方既有的傳統活動，故比較社造前後紅腳等文化季的差異，更有助於瞭解紅腳意義因社造的改變。

紅腳等文化季其實就是居民口中的掛紅腳等。近年來，縣政府致力於發展、保留傳統文化，由政府出資贊助掛紅腳等已行之多年，且將各地的掛紅腳等活動整合成台南縣之紅腳等文化季活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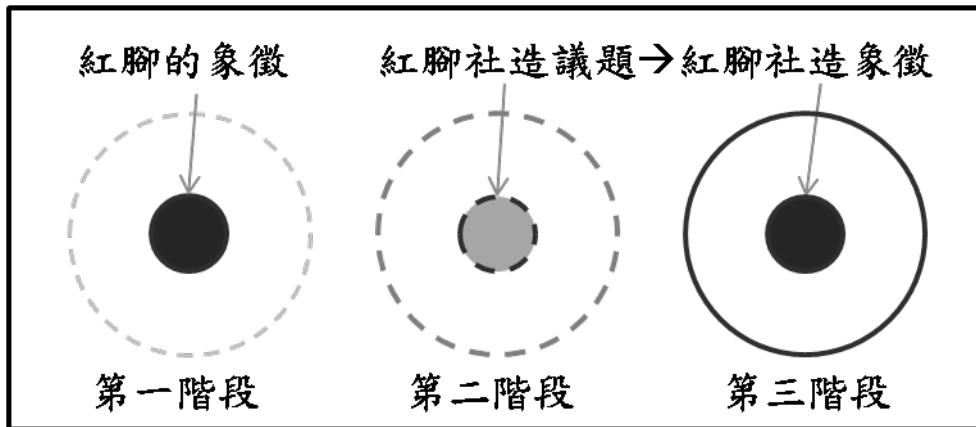
首先，社造前的掛紅腳等，是居民農閒娛樂、聯繫情感的活動，雖是有政府介入補助，然實際的活動運作操作，仍由地方紅腳會決定，放紅腳是爲了紅茄莖居民對紅腳的情感。推動社造後，爲結合觀光發展，掛紅腳等需配合社造的活動演出，主導權潛移默交由發展協會進行統籌，掛紅腳等的意義轉爲文化產業的一部份，是一系列社造實踐中的一項活動，雖然名稱仍爲掛紅腳等，意義上卻悄然改變。掛紅腳等原屬村際間共有的傳統，融入地方居民的生活，是生活的一部份；社造卻將紅腳轉換成生活的全部，是文化、是產業、是生活空間中隨處可見之景觀。

再者，掛紅腳等原爲跨越村際空間的活動，舉辦的時間地點都要透過各村落的紅腳會進行協商，且每一年勝負結果皆會影響次年活動的舉辦。參與活動者僅含兩村的居民，非參賽者、文史工作者須隱身於比賽場間，在一旁紀錄比賽的情景，無法進入到比賽的情境中。反觀現在掛紅腳等成爲紅茄聚落內的賽事後，空間規模雖然縮小，參與者類型卻擴大，觀光客、文史工作者、記者成爲比賽的第三人，不僅能拍照更能實際參與比賽。跳脫於勝負之爭的掛紅腳等，更向一般民眾貼近，比賽性質娛樂大過競爭。

此外，原本於掛紅腳比賽期間，居民會打破彼此間的藩籬、放下既有的嫌隙，以紅茄苳、個人的榮譽拼戰，掛紅腳等就像是一場戲劇，村落內的戲劇，所有的居民在這場戲中，扮演紅腳會成員的角色，進入一種非結構與日常生活不同的階級狀態，親族關係中的小輩，在紅腳戰場上、紅腳會裡，屬平等的個體，僅為紅茄苳的勝利而奮鬥。可是，社造下的紅腳等文化季，僅是一系列活動中的重點，非為了村落內部的儀式展演，而是以外部人士為主要的觀賞者，正式搬上檯面稱斤論兩販賣的文化。

議題意涵層次改變，紅腳的公共超然性消失於社造。社造後，成為社區內部活動，紅腳的公共性位置不再；跨越村際的意義縮小為內部的社造意涵。對個人而言，紅腳從農閒生活的活動轉為文化產業化的主力，重要性雖提升，但對於個人的意義卻逐漸弱化：比賽中的冠軍餽飼主享有的頭銜，只剩下紅茄社區內的冠軍，而非村際間公認的王者。

對於掛紅腳的居民而言，紅腳的象徵已經改變，不再是從前「無煩惱穿、不煩惱食、只煩惱紅腳無掛等」的農閒活動，而是與文化產業、經濟相關的議題。對主導社造發展的協會成員來說，紅腳的意義在於作為社造的主題，實際上，紅腳早已跳脫地方傳統，試圖以紅腳一統社造中的其他議題，諸如自立營造或社區林業的計畫執行，讓社造中的活動都與紅腳的議題產生關連，使居民把對紅腳的意義轉嫁至社造上（圖二十五）。



圖二十五 紅茄社區總體營造議題象徵化。

這樣的意義改變，是否會與其他因觀光造成的文化崩解（culture collapse）走上相同的道路？以目前紅茄社區的發展狀況來看，更精確的說，以掛紅腳筇的脈絡來看，掛紅腳筇本來就是一種沒有既定模式的文化傳統，只消透過雙方的協定即可隨時改變。因此，掛紅腳筇至今雖走向村內互比的模式，有朝一日當紅茄社區與其他村落擬定相關賽事內容，掛紅腳筇將會以新的方式展現，再次改變既有的象徵意涵，尚不至於走向文化崩解一途；唯一需要擔心的是，因掛紅腳筇的人口減少，極有可能導致該文化傳統直接消失，反過來說，現正推動的文化產業化，不正是試圖挽救掛紅腳筇的文化？

## 第二節 社區總體營造中的兩種居民角色

### 一、一般民眾

#### 1. 角色轉換：反對社區總體營造

紅茄苳為一郭姓家族形成的聚落，也因此公私領域上的事務運作，需要公領域的正當性以及私領域家族的支持。在社造發展之前，公領域的社會結構僅包含由選舉產生的里長一職、庄廟慶典以及紅腳會等社團的運作。發展協會理事長一職僅為酬庸性質，並無實際權力和運作的機制。

因此推動社造時，對於如何說服居民參與社造和打破既有的社會結構，是首需面臨的兩項問題。通常在社區中，聽到居民對社造的看法，大多質疑社造活動是否真能替紅茄帶來更大的經濟效益<sup>36</sup>，直接一點的居民指出社造根本「無效」、「這款庄跤所在誰人會來？」，相較保守的居民，則認為沒有必要改變原本社團的運作方式，也「無閒」參加社造的活動。

基於上述種種反應，便能理解在社造推動之初，居民反對社造，甚至連原本環境清掃的工作亦不願參與；不支持推動社造理事長的角色。紅茄苳內公私領域皆浮出反對的聲浪，使初期社造工作無法順利執行。此刻，居民已有對社造的想像，進入儀式而不自知。脫離居民的身份，因社造改變的既有結構感到不安、不滿，進一步的判斷社造難以推動進行。

不過，居民對社造採以不信任態度的同時，理事長以「以工代賑」的方式，將社造申請的計畫案交由居民執行，透過實際的行動幫助居民的生計問題，使居民瞭解能夠因社造改善經濟狀況。其中包含台南縣社區總體營造點、植樹綠美化、社區公園等自立營造計畫，成功補助居民生活津貼。為此，居民逐漸轉向支持社

---

<sup>36</sup> 居民針對經濟效益提出疑問，乃是紅茄的社造原以觀光為目標，提升地方的經濟。



造，願意參與其他相關的社造活動，成為社造成員。

## 2. 角色轉換：支持社區總體營造發展

紅茄苳居民在短時間內能夠轉換成為社造成員，除去使用既有紅腳傳統為議題，有效拉近居民於社造間的關係之外，亦多虧以工代賑方案，從實際層面上吸引居民參與社造推動。另外，還可從幾個事件中，觀察到促使居民轉向成為社造成員重要因素。

第一個事件即為掛紅腳箒改為村內互比形式。以雙方協定為基礎的掛紅腳箒比賽，於紅茄苳連續落敗兩年之後，紅茄苳居民希望能夠更改比賽地點，避開頂洲聚落內的樓房，減少紅腳休息於樓頂被捕的機會，使比賽能夠更為「公平」。不過，頂洲居民的想法卻截然不同：他們認為原本雙方議定的內容為「有一方連輸三年才能重談比賽地點」，因此，紅茄苳只輸兩年怎麼可以隨意更換比賽地點呢？為此，紅茄苳居民改以提早比賽至八點比賽的方案，避開南風吹拂的時間，降低紅腳從頂洲飛回紅茄苳的阻力，但仍舊與頂洲協商無結果。

談不攏的比賽條件，使先天、後天皆立於劣勢的紅茄苳居民，決定自己村內互比。掛紅腳箒方式改變，連帶使掛紅腳箒的象徵意義發生變化，掛紅腳箒真正成為社造議題，以全新的脈絡出發，配合社造的活動宣傳，不再是單純的地方傳統農閒活動。

第二個事件是台南縣社區營造點計畫。在第三章時，筆者提到在該計畫時，為了將大型紅腳寮設置於農牧活動中心前，遭受到附近居民之反對。若說以工代賑的方式，是促進居民參與社造的推手；此事件，可視為建立居民建立共同體意識的契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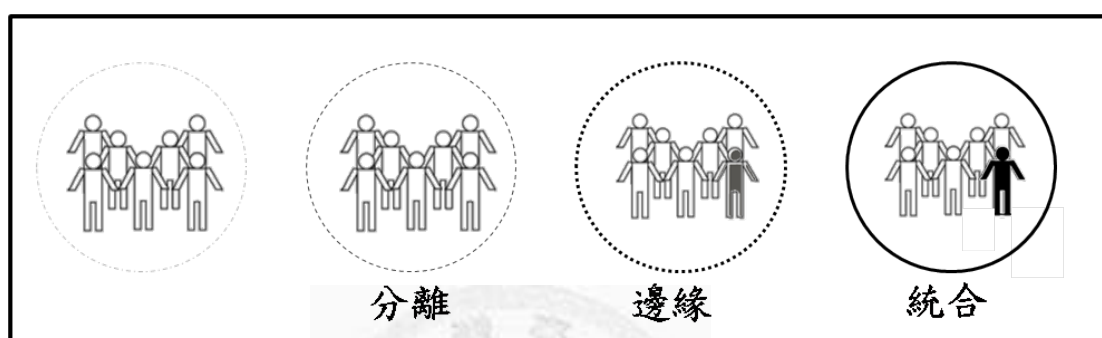
反對設置大型紅腳寮之居民理由為紅腳「不衛生」會「污染」。然紅腳對於當地居民來說，不僅是地方傳統，更是投注一輩子情感的戰友，聽到這種負面言論，且還是紅茄苳在地孩子的想法，激起村內老一輩居民的不滿，認為反對居民的想法是忘恩負義，忘卻自己的根本，才會說出此番大逆不道的意見。

此次的反對事件，最後以遷移大型紅腳寮作為結束。原本是一件單純公共領域事務，卻帶出郭姓宗族的私領域結構，以家族的觀點處理此次的反對事件。公私領域交互運用的好處是，在家族內部激起的「紅腳意識」轉為對公領域社造的支持，反而因這次的反對事件，使居民紛紛跳出來關心社造，強化因紅腳而生的共同體意識。

第三個有效促進居民轉為支持社造的事件是獲頒模範社區。在推行社造時，居民所產生的反應「遮無啥通好看矣」，讓我們理解到，雖然居民都掛紅腳筴的傳統感到驕傲，但又覺得紅茄苳什麼都沒有，不值得一看。對於在地景觀極度沒有自信的情況下，連兩年獲得行政院農委會頒發的植樹綠美化模範社區與全國模範獎項，建立起居民的自信心，由居民一手構圖、施工的植樹綠美化工程，亦能獲得全國模範的肯定。

因為有這幾次的關鍵事件，讓居民能夠從質疑社造，轉為支持社造發展的一員，形成共同體意識，促使紅茄社區成形，支持後續社造的活動執行。筆者試圖將紅茄居民和議題的關係（圖二十六），紅茄苳居民參與社造前，對自己居住的村落是「紅茄苳」，並無特定的地域概念，反對社造的推動；在以工代賑的方案下，居民有機會參與社造，因實際感受到社造對生活帶來的幫助，以及受到掛紅腳筴比賽改變、因大型紅腳寮設置爭議與獲獎的推波助瀾下，紅茄社區逐漸成形，共同體意識油然而生。

紅茄社區居民的角色轉變，並沒有如同 Turner 提出的中介概念，明顯區分出角色上變化，從透過紅腳象徵所參與的社造儀式中，更重要的是我者概念的形成，作為紅茄社區一份子的共同體意識。透過內部的衝突、激化以及外界的獲獎肯定，皆為形塑紅茄社區的重要因素。



圖二十六 紅茄居民於社造中的位置轉換

## 二、發展協會成員—理事長的正當性

發展協會理事長，在長期的不作為情況下，一旦要集中村落內的資源，發展社造時，便會挑戰既有公領域結構的穩定性，產生社會結構的矛盾。居民不認可理事長擁有分配社團資源的正當性，因而在社造正式推動時，居民抵制參與環境清掃工作，迫使理事長需改採動員的方式，才足以化解活動參與人數不足的問題。這就是理事長在推動社造初期時，面臨村落居民不支持的窘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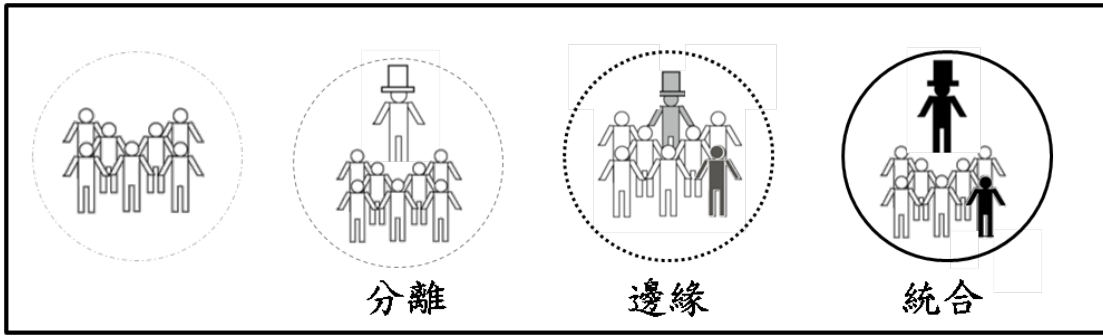
然藉由以工代賑的方式，以實際的計畫案讓居民瞭解，做社造不是為了理事長個人的私慾，是為了紅茄蕙的發展，全體居民都能受惠於社造的推動。前一小中，幫助居民轉換成為社造成員的幾項事件，對理事長而言，確立理事長作為社造領導者的正當性。

掛紅腳等改爲村內互比，發展協會和紅腳會一樣，成爲掛紅腳等的主辦單位之一，顯現理事長於社區中的角色越來越吃重。另外，因理事長出外工作多年，多年來，掛紅腳等對理事長來說並沒有親身參與的機會，而回村後，理事長邀請居民幫忙修建一座紅腳寮，正式成爲紅腳會的一員，與掛紅腳等相關的事物上，更具發言權，兼具紅腳會成員的理事長，強化其作爲主導社造發展的正當性。

再者，村落內部針對大型紅腳寮所引起的對立情形，陰錯陽差地凝聚居民的共同體意識，促使居民投入社造公共議題，有助於理事長推動社造的脚步；同一年度獲獎的植樹綠美化全國模範社區，證明理事長推動社造不僅能改善經濟，亦能改善社區環境，代表即便是鄉下地方也是大有可爲。

筆者認爲理事長領導位置的確立，可由颱風天過後居民尋求理事長的幫助得知。因村里合併後，里長由新芳社區擔任，可以瞭解沒有村長的紅茄社區，理事長補上公領域的領導位置。理事長在公領域和紅腳會上站定腳步，掌握社造的走向，與居民一起參與社造的活動，藉此使居民瞭解核心成員推動社造的目的次爲了社區發展和大家的經濟生活，站在與居民同等的地位，進而獲取領導社造發展的正當性；得到社區中領導者的位置後，在居民的支持下，理事長順利握有主導社造發展的權力。

理事長在社造推動前便具有協會理事長的身份，但因社造尚未推動，社區在當時仍是模糊的概念，「紅茄荳」只是概念性的地域名詞，並沒有特定的指涉範圍。推動社造後，理事長和大家一起推動社造，讓居民瞭解社造是爲紅茄荳而做，並非屬於其個人的社造；最後，理事長獲得居民的支持，獲取其作爲理事長得正當性，進入原本的公共結構，可從圖二十七瞭解理事長在社造中位置垂直流動的方式。



圖二十七 協會成員於社造中的位置轉換

從圖二十六、二十七可以看出，不同於居民的角色轉換，理事長的角色轉換，以上下垂直流動的方式，藉以獲取領導的位置和正當性。在社造的過程當中，儀式非以單線運作發生，在同一場儀式中：如植樹綠美化、台南社區營造點計畫等，理事長和居民皆參與其中，只不過他們各自依照自己的角色演出屬於自己的儀式。

而社造的這場儀式中，促使社造議題成為象徵，居民藉由象徵的議題，參與一系列的社造活動，完成社造儀式，轉換居民成為社造成員的角色，形成共同體概念；理事長亦同，有賴於儀式的完成，才能使其在社區當中握有社造發展的主導性，以及深處公領域社會結構中理事長一職的正當性。

無論一般居民抑或理事長，仍須不斷參與活動維持自己於社造中的位置和正當性。社造對於每一位成員而言是一場無結局的遊戲，從中提昇自己在社造當中的參與深度，不代表每次參與活動都能成功轉換自己的角色，完成儀式。需將每一次的活動視為獨立事件，居民可以隨意參與或退出社造。

既然如此，如何維持居民參與的能量，什麼樣的活動又能有效幫助居民轉換角色，筆者分析紅茄社區的社造活動，歸納重要的因素。

### 第三節 從紅茄苳到紅腳社區意識

#### 一、 開啓紅茄社造的策劃者

延續第三章的紅茄苳田野描述，可以瞭解到掛紅腳對紅茄苳居民的重要性：對內重新整合地方、促進團結，將宗族的親屬關係化爲紅腳會成員的聯繫；對外的比賽，能夠形塑對手，以加強紅茄苳的認同。

紅腳筲的傳統成爲紅茄苳推動社造的基礎。紅腳筲、社造、居民和理事長，又是如何從各自的角度將社造與紅腳筲劃上等號？

紅茄苳的社造的開啓者，爲返鄉的王重慶先生。基於農村人口外流、經濟條件不佳，有鑑於鄰村鹽水社造帶來的觀光商機，王重慶希望透過社造帶來的觀光效益，改變紅茄苳既有的經濟水準，成爲吸引外出子弟回鄉的拉力，以冀延續地方的掛紅腳筲傳統，他自己成爲該行動的第一號支持者，返鄉後加入紅腳會，開始飼養紅腳。

王重慶接任紅茄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一職，一改過去理事長「閒缺」的慣例，著手進行鄰里清掃，正式啓動社區發展協會的功用，策劃紅茄社造發展。成爲理事長之後，一方面掌管政府補助的經費，依照各社團的計畫發放費用補助，一改過去使用社團經費出遊的作法；另一方面，申請政府的社造計畫案，採取以工代賑的方式，實質改善地方居民的生計。

被認爲沒有實際權力和地位的發展協會理事長，居然將所有的資源集中在自己手中，王理事長採取的行動，引起地方居民反彈，居民紛紛退出掃街活動。在公領域之外，也因擔任理事長而遭受的質疑，私領域部分動用了親屬的關係，希望能卸下理事長一職。在公私領域的夾擊之下，理事長選擇於該屆任期結束後不再連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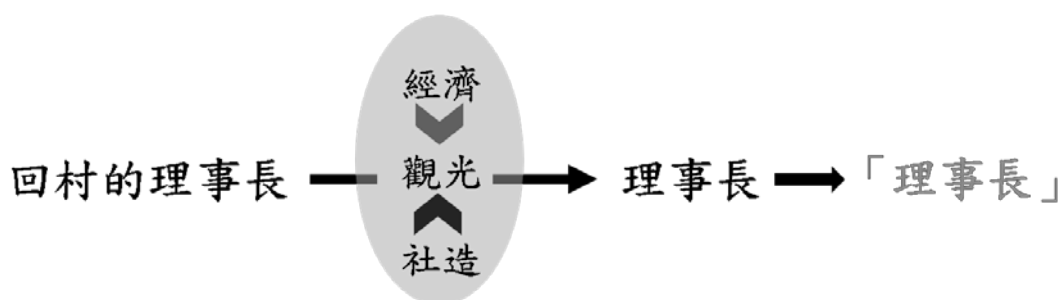
## 二、紅腳社區成形

在居民強烈的反彈之下，理事長打算在任期結束後卸下職位，不再連任。但事情發展卻是峰迴路轉，最後在居民的投票之下，理事長高票獲得連任，成為名符其實的紅茄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成為擁有合法領導地位的社造推動者。

此戲劇性的改變，可由居民角色改變說起。居民因以供代賑的工作機會，能實際參與社造的活動，並兼以獲得實質的薪資。在進入社造活動的過程中，帶給居民全新的體驗：飼養紅腳的費用，過去必須依賴其他生業手段維持；現在紅腳的社造，就能成為維生的手段，開始思考社造所帶來的好處。

再加上，因大型鴿箒放置事件引發的居民對立，讓老一輩的居民紛紛轉而支持社造的推動；以及獲得全國綠美化模範社區，讓居民相信紅茄茆也能有不同的表現。居民因實際參與社造活動，與理事長一併推動社造，瞭解理事長並不是掌握資源的獨裁者，反而是為了紅茄茆的生計和紅腳的未來，相信社造或許能替紅茄帶來不一樣的發展。

居民想法的改變，體現於某次風災過後，居民求助於理事長的事件上。理事長從被公私領域夾擊之下，不得不做出不連任的宣言；到居民在碰上問題時，向理事長求援，可以看出：居民的角色轉變以及理事長領導地位的確立（圖二十八），成為名符其實的「理事長」。



圖二十八 理事長成為「理事長」。

對理事長而言，掛紅腳只是社造的一個活動，其他還包含植樹綠美化、培根計畫、西瓜紅腳等文化季等活動；對居民來說，紅腳等同於社造。與理事長相歧異的部分，在因故與頂洲拆夥後，改為村內互比的紅腳等文化季活動上，得到重合。

紅腳作為一個引介居民廣為參與社造的重要象徵，在社造的發展過程中，掛紅腳代表的不再是過去到處征戰的輝煌歷史。時至今日，已然成為社造的代名詞，相信紅腳的社造帶來的經濟效益，能夠有效改善居民的生活，成為居民支持社造的重要理由，紅腳的象徵意涵，亦開始轉變。

掛紅腳成為社造活動，目的不再是村與村之間的戰鬥，更早先的奮戰，存在居民記憶中的掛紅腳等。掛紅腳成為紅茄社區一年一度的重要社造活動，紅茄茏和頂洲的勝負之爭，早已不復重要；重要的是這一年的紅腳等文化季，多少觀光客來到紅茄社區，一探究竟。

在掛紅腳等改為村內互比之後，紅茄社區正式取代紅茄茏，成為對外使用的名稱。過去與鄰村競賽時，紅茄茏之稱號與勝利，是為了強化認同和凝聚地方意識；然改為村內互比後，勝負與認同的重要性將低，隨之而來的是對紅茄茏之名的可取代性。紅茄社區在申請經費、舉辦活動上，遠勝過紅茄茏的重要性，此後，紅茄茏一詞，或許將成為如倒風內海般的歷史名詞，只存在於老一輩人的記憶與文書記錄中。



### 三、 儀式假設的修正

第二章所建立的假設，說明議題的象徵化過程以及居民角色的轉換。不論是議題的象徵過程，還是居民的角色轉換，都因為紅茄社區的意識成形，使社區的邊界明顯產生。

與一開始的假設不同在於，紅茄社區因過去每年一度的掛紅腳活動，使得居民在社造推動之前，隱隱有著紅茄茘與非紅茄茘之分，然是否為紅茄茘的差別，卻是建立在紅腳會成員之上，如將紅腳寄養於紅茄茘的新芳里居民，掛紅腳的認定上，新芳居民卻是屬於紅茄茘的概念範圍。

之後，因活動補助和社造計畫案的推動，以及改為村內互比的掛紅腳等，連帶都促使紅茄社區的成形，與過去因比賽產生的他我意識不同；現在的紅茄社區，必須要先有社區的概念後，才能有一項又一項能夠支持地方經濟發展的計畫案。

不同於第二章對象徵的假設，筆者一開始認為，社區選擇社造議題時，必為一次到位，透過活動使議題產生象徵，然實際的情況並非如此。比較符合事實的說法，應為紅茄社區在社造過程中，因有掛紅腳此強而有力的象徵作為社造議題，進一步支撐其他活動之延續。其他的議題包覆在掛紅腳的議題之下，以號召居民參與社造活動。

居民角色的部分，一般居民的中介性轉換，意即水平角色流動並不明顯，居民在非居民與非社造成員的邊緣角色，反而是對於社區的認同轉變與加深的過程更為明顯，有助於對紅茄社區概念成形。雖沒有明顯的水平流動過程，參與社造前後，居民仍有明顯的角色改變，從不支持到支持，居民的角色上亦可做出區分。然持續不支持者，在紅茄的社造案例中，反而在公私領域上失去發聲的地位。

相對於一般居民的角色轉變不明顯，理事長在紅茄社造過程中，地位垂直流動。因理事長和居民對社造的共識建立於紅腳之上，所以飼養紅腳以取得紅腳會成員之身份，亦是對理事長取得正當性一事，有著關鍵性的影響。

理事長與紅腳會的關係既屬於紅腳會成員，又是主導紅腳等文化季舉辦的重要成員，如何取得雙重角色的平衡？紅腳會成員以追求掛紅腳勝利為主要目標，保障每一位成員的發言權力，彼此關係平等，只講求獲勝與道理。故，平常宰制紅茄茆的親屬關係，在紅腳會中並無太大的作用。相同的，理事長雖作為紅腳等文化季的主辦單位，但其在紅腳會的發言，仍被視為一般成員保障其發言的權力，只要對掛紅腳有益的建議，紅腳會必會全力支援。

在紅腳會以及一般居民的支持下，以紅腳為議題的紅茄社造，有效建立理事長的權威性，能夠幫助理事長在後續計畫案與活動的推動，紅腳會也成為重要的支援單位。理事長從回鄉之後，一連串對社造的作為，強調自己與居民一樣，是為了紅茄茆的未來努力。成功的讓自己由不被支持的角色，轉換成為具有領導社造正當性的地位。

## 第四節 社區總體營造活動分析

### 一、活動分析

紅茄社區社造推動的相關計畫案，非社造活動都與紅腳有關。內容與農委會相關的計畫，屬於環境改善範疇；與水土保持相關的，屬於水保局的業務範圍；還有屬於縣市的地方計畫補助，繁雜的計畫內容得由紅腳統合。

我們必須承認紅茄社造的議題—掛紅腳等主要是由地方男性主導的傳統活動，即使成爲社造的主要推動項目，也無法改變這既定的傳統觀念。因此，當社造以全體居民爲對象，林務局和水保局的自立營造計畫顯得十分重要，提供居民一同動手的平台，連結全體居民和社造的關係。

紅茄茆轉變成紅茄社區的過程，依賴著以紅腳爲題的象徵，進行一系列的實踐，藉由實作計畫方案，邀請居民參與這場社造的儀式。儀式幫助居民和理事長順利轉換自己的角色，前者形成團體的共同體意識；後者獲取領導者的正當性，化解原先社造進入公領域所產生的衝突與結構不穩定。

然，根據實務上的操作，每一項活動能帶來的影響力並不截然相同，有些活動有助於居民生成共同體意識，有些則否。爲此，筆者意圖從紅茄社區的社造活動計畫中，分析活動特點，找出助益社造儀式的關鍵要素。

### 紅腳等文化季

本活動是社造推動前既有的地方傳統，獲得許多媒體採訪、拍攝，是當地人的驕傲。每年農曆 2 月開始的掛紅腳等，由全體居民共同合力完成之賽事。爲期約 45 天的比賽，在戰事隨時會結束的緊張感中，每一回合的比賽當相當重要。即便是比賽結束後，飼主仍須爲明年的賽事準備，需要花上一年的時間育種、訓練

鴿子。不管是戰事當中，還是平常的備戰，都不是居民單一個體行動能獨力完成，需兼具團體行動，才能完成一次的掛紅腳。

比賽中追求的不只是紅茄茏的勝利，還有個人在賽事中的表現：社造前的掛紅腳等，居民追求村落獲勝時的榮譽感，以及冠軍鴿飼主的頭銜；社造推動後，改由紅茄社區村落居民南北對抗，比賽規則略做修改，原本跨村落比賽的緊張感不再，掛紅腳等反以輕鬆、服務觀光客的閒適氣氛進行，降低獲勝榮譽感，個人冠軍鴿飼主的頭銜僅限於紅茄社區之內。然在人口高齡化的影響下，掛紅腳等的人口逐漸減少，若年輕人口無法加入，作為地方凝聚地方共同體意識的紅腳象徵，意義將會逐漸減弱甚至消逝。

掛紅腳等能令我們瞭解到，能形成象徵、吸引居民支持的社造活動，擁有四項要素：可重複舉辦、屬於團體活動並兼個人性質，且每一項活動都需時間準備。這也是因為紅茄茏能夠長期維持掛紅腳傳統的原因，筆者將其稱為活動影響力。

但當隨高齡化導致參加掛紅腳的人數減少，以及因比賽規則改變而降低的榮譽感，掛紅腳的活動影響力必隨之降低，而無法有效支持每年舉辦紅腳等文化季，紅腳的象徵意義亦隨之降低。

如此一來，紅茄社區居民因相信紅腳所帶來的觀光效益，能夠改變經濟不佳的窘境，而支持以紅腳為題的社造活動，將連帶受到影響。畢竟，一旦紅腳等文化季難以維持時，紅腳的觀光效益隨之遞減，無法滿足居民對社造的想像，紅茄的社造之路，必會走得更為艱辛。

這也說明了並不是同樣的活動，重複舉辦就能夠獲得相同的活動影響力。社造想要永續推動，需維持四項要素所產生的活動影響力完備程度。

## 大型鴿箒製作

該項計畫為第一項大型以工代賑的活動，為台南縣社區總體營造點補助計畫之一。該案目的在於提升紅腳箒故鄉的印象，以及未來作為觀光客寄養紅腳之鴿舍，期望能與觀光結合，順利推動紅腳文化產業化。本計畫結合地方居民合作，施工、設計、用料全交由當地居民負責，可視為紅茄苳社造的重要指標之一。外觀上的彩繪由地方素人畫家擔當，描繪出紅茄苳的地方產業特色與掛紅腳箒比賽的情景，即使不在比賽期間亦能一探掛紅腳箒的熱鬧情景。

此計畫中，具備共同參與、與紅腳連結、具體存在的三要素，但此紅腳寮採鋼鐵製作，不同於居民屋前的木製紅腳寮，失去共同維護、修復的機會，無法再次從活動中提升居民對紅腳產業化的想像。或許，每年重新替鴿箒的彩繪做新的塗裝，是讓大型鴿箒製作該項活動能持續舉行的可行方式之一。

## 培根計畫

水保局的這項計畫注重於培育地方人力資源，結合在地現有組織及人力，針對當地的農村特色和發展性，為農村社區量身訂做適切的課程，安排專業的講師授與農村建設概念及實作技巧等。本計畫案，由紅茄社區與中山大學合作，三個月的培訓課程中，最重要的是紅茄地區的模型製作。這一項計畫主要針對於個人能力的培養，參與活動的是個人而非群體；然由於模型對居民而言是一項全新的事物，需要居民間的通力合作。若能讓更進一步的製作過去的社區面貌，結合工作坊活動，讓居民聚在一起討論 30 年前紅茄樣貌，一邊製作模型一邊討論而激盪居民間的共同記憶回籠，必能提升居民對社造的參與程度。

## 社區林業與植樹綠美化

庄內環境改善工程，主要由社區林業的公園建設與植樹綠美化計畫推動，兩項多年期程的計畫，陸續改善紅茄社區內廢棄的空間。綠化工程仰賴居民共同維護，即便工程竣工，居民仍須定期照顧植栽和設施。紅茄社區自立營造的特點，是施工、設計、照護全由當地居民一手包辦，製造地方就業機會，並使擁有專長的居民發揮所長，充分利用在地資源。且因推動社造有成，社區林業計畫中的社區公園，土地由地主提供五年無償使用，展現居民對社造的熱心參與程度。

## 鴿箒裝飾

本計畫是現階段空間改善計畫中，唯一由私部門贊助的計畫。由信義房屋公司提供的信義一家計畫，每年提供一定金額補助社區活動。紅茄於 2007 年獲得的補助方案中，爭取到地方特色景觀修繕，加裝解說牌以及鴿子箒的燈飾，為紅茄社區多增添一筆強化紅腳傳統的象徵景觀，加強紅腳對於居民的意義，有助於紅腳進入社造脈絡意義的轉化。美中不足的是，若能由每家戶提供自己的鴿箒，裝飾於家門口，更能加強居民與紅腳之連結，提升社區共同體意識。

從以上大型鴿箒製作、培根計畫、社區林業與植樹綠美化和鴿箒裝飾的活動特性中可以看出，因其活動影響力中的四項要素中，具備團體活動並兼個人性質，但卻無法可重複舉辦，也不需要花時間準備活動，因此其活動影響力並不如紅腳箒文化季強。

所以在這些活動舉辦時，可以看出理事長尚未完全獲得居民的支持，擁有領導社造發展的正當性；居民亦尚未完全轉換成爲社造成員，支持社造發展。連帶使紅腳的象徵，仍處於社造的議題狀態，還無法成爲居民與理事長對社造共同想像的社造紅腳象徵。

不過，這些活動開始使參與的居民對社造產生想像，但因社造開始時對理事長的反彈，使得參與社造活動人數有限，雖然影響力不如紅腳等文化季，不過卻能有效提供參與者居民轉換支持社造的能量，第一波社造的成員就此產生。

### 西瓜紅腳文化節

紅茄的居民之所以能在一年多的時間對社造轉爲支持的態度，筆者認爲取決於初期活動的特性。以紅腳爲名的社造計畫下，大型鴿箏製作、培根計畫和社區林業三項於 2006 年舉行的活動，其成果仍存在於紅茄社區當中，且培根計畫和社區林業屬於持續推動的計畫，能不斷的捲動居民參與。另一方面，這些計畫的成果由居民一同參與形成，並能同時指出個人在計畫成果中的扮演的角色，因此決定了居民轉換成支持社造發展的重要因素。

在歷時三年的基礎社造活動舉行後，紅茄社區決定舉辦一場大型嘉年華活動—西瓜紅腳文化節。

紅腳等文化季是以男性爲主的活動，西瓜紅腳文化節則是把所有的居民都包含在內，紅腳飼主、種植農作物者、支持活動運作的女性再加上從外地回來的居民，全村總動員，只爲成就活動的圓滿落幕。文化節當天沿路停放的汽車、大批觀光客湧進和電子記者的採訪，來自外界的肯定，強化居民對社造的支持。

但看似成功落幕的文化節活動，背後卻含著無法再度舉辦的隱憂。文化節的活動內容，符合儀式影響力中的四項要素需求，既可重複舉辦，又需花時間籌備，並且需要個人與團體大量的行動支援。但決定性的因素在於：文化節活動是以觀光客為取向，訪客人數成了決定文化節能否再舉辦之重要因素。

由此可見，非以內部需求或說是以當地居民為取向的社造活動，受到更多因素左右其能否續辦，若社造真是以凝聚社區的共同體意識為主要目標，文化節般以外部需求為取向的活動，多半會耗損社造持續的動力。

## 二、活動影響力

除掛紅腳碇的活動偏向以男性為主外，其餘的活動都不具寡佔性，每一位居民都可以參加，進入門檻低，換言之活動本身只是提供參與的平台。筆者認為，這些活動具有的幾項特性，使其活動的影響力能夠決定居民和協會成員順利轉換位置和獲取正當性的因素。

從實際的活動參與狀況分析，紅茄社區發展協會主辦的活動，居民的參與程度截然不同，每一項活動促使居民成為社造成員的推力亦有所差異，若能達成四項要素，想必該活動必然具有極大的影響力，能夠左右居民參與的結果。

不過，在此需釐清一個觀念：重複舉辦同樣的活動，並不會得到相同的活動影響力。活動影響力的強弱會產生變化，以紅腳碇文化季為例：當紅腳成為社造的主題後，改採村內互比的方式，失去居民過去到處征戰的榮譽感；娛樂性質大於競爭，即便獲勝也是紅茄內部的勝利，不再是村落與村落間的勝負關係，在全體的意義上便會逐漸減弱；村內部的比賽弱化個人的冠軍飼主頭銜的意義。



因此，雖然改變後的掛紅腳筭比賽，仍然具有可重複舉辦、兼具團體和個人行特性以及需要花時間準備等四項要素，但因比賽過程不再吸引居民參與，那麼將使比賽重複舉辦的可能性降低，連帶減少個人與團體的行動，該活動所形成之影響力將大大減弱。

一旦活動影響力不如以往時，居民便難以從活動中順利轉換位置，提昇自己的參與社造的程度，容易降低參與意願。居民參與意願不足時，易對社造發展產生質疑，連帶動搖理事長的領導地位。換句話說，居民與理事長從每次活動中的角色轉換成功與否，受到活動影響力強弱決定。倘若活動影響力不強，居民無法在活動中轉換角色，重新累積自己在社造中位置的正當性，則會對下一次的活動參與度產生變化；理事長亦是如此，若不能在每次的活動中，順利獲得於領導社造位置的正當性時，其領導地位將受到質疑。

活動影響力的下降的結果，不僅是參與社造成員的意願減弱，相對的連同下一次的舉辦的活動都會受到波及，對未來的社造發展埋下隱憂。所以說，社造的發展將是環環相扣，或許，應該說社造非由數個單一事件組成，而是多重事件加總的積累過程。且需面臨永續型社造推動時，人力不足和參與意願遞減等問題，高齡化並人口外移嚴重的紅茄社區，亟需解決此燙手山芋，幸虧紅茄社區擁有強而有力的紅腳象徵，能維持社造儀式展演，若象徵不成熟，儀式窒礙難行，居民角色無法轉換，社造就難以延續。

總而言之，牽扯於社造之中的人和象徵與活動，三者環環相扣。若要維持社造的發展，就需兼顧儀式的展演，以及支持儀式強度的活動影響力，才能幫助居民和理事長或說是推動社造核心人員，轉換其角色位置並獲取正當性。

## 第五章 發現與檢討

究竟是紅茄苳還是紅茄社區？或者是紅腳社區？論文中這三個名詞交錯出現，不是筆者不願意統一使用單一名稱指涉當地，而是在這三個名詞的使用，代表著居民對自我認同的改變。從這三個名詞代換的使用當中，再次討論社造中的儀式意涵如何幫助議題轉換成象徵，以及居民角色的變化。

### 第一節 社區總體營造的儀式

社造是由一系列的活動串連而成，內容包含居民大會、自立營造、社區導覽等各式各樣的活動，目的在於促進居民參與進而產生共同體意識。這些社造活動的召開，必定環繞一項主題，這項主題筆者稱為社造的議題，可能是社區既有的文化傳統，或者是居民不斷討論得到新文化，這將是號召居民參與重要的利器，凝聚社區共同體意識的重要元素。居民參與社造活動，從中改變自己對社造的態度與想法，轉而支持社造；領導社造發展的成員，亦在參與活動的過程，建立其領導正當性，與社會結構的確立。

再次引述儀式的定義：

儀式 (ritual) 係指按照一定的文化傳統將一系列具有象徵意義的行為集中起來的安排或程序.....但儀式這一概念並不限於宗教和巫術，任何具有象徵意義的人為安排或程序，均可稱之為儀式(陳國強 2002:218)。

從定義中可知，儀式不一定是宗教，不一定是信仰，是一套社會規則，經過你我共同認可的一系列象徵實踐，因此筆者才會將社區總體營造過程，視為一種儀式。具有象徵意義的社造議題，經由安排，以一定程序完成的一系列社造活動，居民在參與社造的儀式當中，經歷「通過儀式」，改變自己的身份狀態，以達成儀式的功能。

## 一、活動和儀式

### 1. 議題和象徵

紅茄社區內，紅腳扮演儀式中象徵的角色，統合社區其他各種的議題，展現文化功能兼具重新恢復社會秩序的功用，統合居民和理事長雙方對象徵的不同解釋，化解居民之間可能的衝突，成為凝聚地方共同體意識的要角。

不過，紅茄社區因沿用既有的象徵作為社造議題，快速統合村落內的意見，紅腳轉進社造脈絡時，並沒有太大的阻礙，且居民亦能藉由社造紅腳的象徵，進而支持社造。紅茄社區的案例，並非只是支持社造理應繼承地方傳統文化作為議題，但作為一個利用傳統文化發展社造的案例，的確證明其提高居民參與的程度。

若採用新的元素作為社造議題，則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讓此議題對居民產生意義，新的議題不僅要作為社造的象徵還要能融入原本的文化脈絡下，使一般居民也能更共享成果。並且一個新議題，不一定能被居民接受，因此，找尋議題的過程中，會因該議題不具象徵意義，而使該次的活動失敗；則造成需要尋找另一個有機會成為象徵的議題，足以號召居民參與活動。

若進一步拆解社造議題對居民的意義，能細分為三層次的討論：就一般居民、社造成員、核心成員所掌握的意涵並不同的。對一般居民而言，議題是居民共享的社造成果；社造成員則會對於議題有更進一步的解釋，透過儀式中和議題的互動產生象徵的意義，象徵的關係和社造成員的關係較一般居民緊密；對核心成員而言，象徵是可操作的工具，能統合各種的其他的議題，所有的活動都與所選定的議題產生關連。

社造議題的象徵意義越強烈，就能吸引越多居民參與，共同體意識強度亦隨之增加，推動社造的根基將越發穩固，議題的象徵性會因儀式的反覆展演，而更具意義。

## 2. 居民的角色變化

我們可以發現，居民與理事長在紅茄社造的過程當中，經歷了角色的變化，且兩者在經歷角色變化時有著不同的過程，如同 Van Gennep 和 Turner 闡述的儀式過程，有著脫離、邊緣、統合三階段的角色變化。社造的活動就像是儀式的展演，居民從參加活動的開始，就如同進入儀式，理事長角轉換明顯產生如 Turner 所說的交融狀態，一般居民則是透過此儀式產生我者之共同體意識，並無明顯的中介狀態出現。

居民是社造發展過程的主要行動者，居民的身份將因參與活動而轉換。社造中的兩種居民，第一種由一般居民轉換成社造成員，積極參與社造發展；另一種為社造核心成員從儀式當中獲得結構的正當性。

居民參加社造活動大致兩種情形：對於社造有興趣或者是因動員而參加。成為社造成員之前，居民的心態會有兩次的轉折，從懷疑到支持。然這種的心態轉折，類似 Turner 所說的中介性，居民將出現非屬居民亦非社造成員的身份，不過在紅茄社區的例子當中，居民並無明顯的中介狀態，較為顯著的是居民因社造儀式產生的我者認同與共同體意識。

在此，筆者必須指出，並非所有的居民參與社造後並會轉向支持。當儀式影響力不足以支持居民進行身份轉換時，這些居民亦有可能拒絕參與下一次的活動。此類形的居民，亦會發生在社造成員身上，若社造的持續發展，其儀式影響

力不足以推進居民參加的深度時，社造成員退出不再參與的情形可能會發生。

社造核心成員透過儀式獲得的身份與一般居民不同。核心成員雖握有領導社造發展的權力，假若無法獲得居民支持，領導權沒有任何實質意義，因此在儀式中的邊緣狀態時，核心成員在交融情況下以與居民平等的地位出現，表示彼此之間的關係緊密，無上下關係之分，才能在儀式結束後始確立領導的位置。核心成員需要藉由儀式獲取領導社造地位的正當性，一方面需要不斷的舉辦活動以維持核心成員的地位，另一方面當符合社區中、社會上對社造團體的想像。

所以說，社造儀式與一般宗教性的儀式不同之處在於社造儀式的開放性。社造的成果由全體均居民共享，即使居民並不參與社造運作，但並不影響社造對於社區的意義；儀式展演過程，居民、社造成員可以隨時離開、進入，並不會影響儀式的進行，居民也不會因為離開儀式，就從社造的成員退回單純居民的角色，只是遠離，或許可以說，每一個階段賦予居民的身份位置都是暫時的，儀式是一個動態的過程，不斷發生、積累其儀式的影響力。

## 二、斷續的連續

正因為活動重複舉辦的特性，每次的活動之後，儀式影響力會隨之產生變動，影響力的累積可促成社造的持續推動。活動的規模大小和所相對應的對象、目標和舉辦頻率有關，有些活動雖能獲得較高的影響力，卻不適合作為頻繁舉行的日常性活動：自立營造不適合經常舉辦，容易使參加者對活動產生彈性疲乏，削弱活動的影響力；有些活動雖然影響力較低，因活動的可及性而能經常舉行：環境清潔，掃街、整理環境，社區足以負荷此類活動的規模、強度，可將常舉辦聯繫群體間的情感。

居民的角色在每一次活動皆會產生變動，是否能讓居民一直維持在社造成員的角色，取決於影響力。當影響力不再時，或議題無法吸引居民參與儀式時，即便是社造成員亦有離開社造的可能。社造要長遠推動、永續性的發展必須維持活動影響力，才能作為促使社造持續向前的動力。影響力由活動內容衡量，屬於團體的意義是社造凝聚地方意識的主要手段；個人意義指向與社造的連結，強化個人和社造整體的聯繫。

從影響力的變動可以發現：活動之間將會彼此影響，今年的紅腳苓文化季將會影響下一次的文化季活動，在時空背景不同的情況下，相同命名的兩個活動，仍能產生關連進而相互影響。且不同的活動，透過相同的議題，與各活動產生連結，彼此相互影響：即便是紅茄社區在植樹綠美化活動中得到全國模範社區的獎章，亦能影響西瓜紅腳文化節的活動。

活動影響力的消長能夠解釋社造本身的動態性。活動、議題、居民參與三者間的相互影響，每次活動影響力結果截然不同。個別活動影響力積累的同時亦會連帶積累社造推動的力量，前者決定個人或集體參與社造時從中能否順利轉換角色以及獲得正當性、後者則是作為下一次活動的能量基礎，因此筆者將社造活動的儀式視為斷續的連續關係，以非單一線性的關係彼此連結、相互影響，既是個別、獨立存在，又緊密的相互連結。

## 第二節 社區總體營造中的多重力量

### 一、多團體領導

因村里合併，導致紅茄社區目前的公共領域領導者由社區發展協會理事長擔任，促成社造與地方事務統合，由理事長代理村長的地位，由單一力量主導社造的發展。

就現實狀況來看，多團體領導的社造發展模式更爲人所知。至少在同一村落內，既有的村里長和發展協會並存，兩股以上的勢力於社造推動時，需挑戰社區中資源整合、化解衝突等必定影響社造發展的問題。

多重勢力整合的整合情況，在多半是既存團體性質相似，透過社造合作，皆取得社區內領導的正當性，可視爲單一團體下的多核心。不過，社造亦有可能是一個新派系的形成或地方派系衝突的工具（楊弘任 2007），若在此衝突的模式下，議題和活動的儀式影響力累積需比單一團體領導的社造發展更爲強烈。雙方抗衡多會消耗社造前進的動能，扣除互不相屬的對立關係，要能夠支持兩個以上的議題（或同一議題不同的操作方式），在居民人數固定不變的情形下，多股力量舉辦的活動將會降低活動影響力。

且在內部集團發生分裂、對於象徵的解釋不同時，很有可能發展出以同一象徵爲核心的兩個以上不同的儀式與團體，甚至是雙核心以上的多團體所形成的社造儀式展演，除非該社區有能力支援多核心的象徵儀式展演，終將演變爲單一核心的社造或消失。

再者，人、議題和社造三者之外，外來者的反應與外來規劃團體的進入皆能影響儀式影響力的高低，如獲獎、被報導、面臨共同問題、遇上危難之際，都可

以提高儀式影響力，提高居民認同、增強議題的象徵性，持續維持社造運作；相反的，若遇到經費困難、內部分化等狀況時，也會迫使儀式無法繼續維持，社造就只是個空有名詞的實體。

## 二、 規劃團隊的角色

規劃團隊在社造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一方面，規劃者的確能夠替以居民為主的社造注入新的活力和創造更多可能，提供地方的技術上的支援、在活動操作也比居民更為熟稔；另一方面，規劃者對社區的想像和居民想像的落差，兩者如何取得最大的效益，滿足彼此的需求，而居民又為何需要接受來自外來團體的意見。

筆者要問，專業者在社區中的角色為何？對社區居民而言，內部團體形成的社造成員要獲取地位的正當性就必須經過重複的儀式展演，化解與內部社會結構不符合的矛盾，而來自外部團體的規劃者們，他們的角色更為複雜。

既不是當地居民卻能擁有推動社造的正當性。換個角度來看，規劃者的位置是相對於其他人存在的，不是居民但透過儀式取得社會上的位置後，產生規劃者在社區裡公領域的位置；在私領域部分，和社區以外的人比較，規劃者會因公領域的結構角色，更接近社區內的居民，透過社造的行動衍生共同體意識，成為社區內的一份子。劃者和地方的關係建立在流動、非絕對性的互動上，不論如何，規劃者要進入社區推動社造，必然需要經過儀式的洗禮，取得其社造成員的正當性位置。

暫且不論推動社造是否一定需要規劃團隊，規劃者所站的位置將會決定社造的推動情形，規劃者若能參與儀式取得位置的正當性，在社造發展歷程取得相對內部的角色時，作為社區內的一份子，行動和認同都能化屬為地方的力量；另一



方面，規劃者將自己定位於社區之外的團體，主導社造的發展，其角色因不屬於社區內的既有結構，或許會衍生居民反抗規劃團體另組成社造團體以抗衡，或許是角色趨於被動，無法在這些活動中展現主體性。

當規劃者參與是我們無法避免的狀況時，只能以積極正面的方向討論規劃團體的存在，取得較好的方式維持居民的自發能力。規劃者要做的是確保居民的主動性，提供專業的協助，不需要以社造的模版妝點社區，畢竟規劃者永遠都無法成為居民，最好的位置應是在社區內的半居民角色，既能保有專業者的角色亦能以居民的身份和民眾一起行動。

### 第三節 社區總體營造後的紅茄苳

筆者以紅茄社區作為案例對象時，有許多人說過：「要寫社造，有比紅茄好多的例子。」、「紅茄的社造又不有名。」、「紅茄的社造有什麼特殊的？值得研究嗎？」筆者不禁要問，什麼是好的社區營造？有名、特殊性、被政府選作十大經典社區者、受媒體專訪等等條件是不是能構上好的社造案例？

筆者要回答的是，紅茄苳居民從社造的活動當中，歷經儀式的洗禮，接受社造這原本不屬於地方結構的社會組織，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因血緣形成的單姓聚落，家族的力量已隱身於公領域結構裡，但在社造推動過程中，屬於公領域的社造活動，卻帶進家族間的力量，有效促進居民對社造的支持，將家族結構融入公共事務中。公私領域力量相互運用，以目前發展的狀況來說，居民的確從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支持紅腳的社造，從社造的儀式中，順利的轉換身份，成為社造的一份子，形成屬於紅茄社區的掛紅腳筭意識。

社造的議題經儀式的洗禮，再度成爲地方居民擁有共同意義的象徵，與鄰村相比的掛紅腳筭歷史、驍勇善戰的事蹟，抑或文化產業化的社造掛紅腳筭，都是地方文化的一部份，居民共同擁有的記憶。因社造一系列的活動實踐，讓居民重新以地方資產的角度，看待紅腳百年的傳統，居民重新詮釋的紅腳文化，多了觀光、產業與經濟面向，對紅腳的解釋更多元化，並不改紅腳對居民的情感意義。

紅茄社區的案例，點出社造的原點：增進地方認同、凝聚共同體意識。好的社造不是由外來的包裝肯定、不是擁有很多從外來讚美的社區就是好的社造，反過來說，紅茄才是追求的社造原形。我們似乎把因果顛倒，是因爲好的社造才能獲得更多的讚美、政府的肯定，但社造的目的不是未來這些錦上添花而推行，即便是來自外來的讚賞最終仍是反應在居民的認同上，作爲下一次舉行活動的能量累積。

因此，筆者以紅茄爲案例是爲了要重新思考什麼是好的社造。紅茄在社造界並不有名，也很少成爲其他社區參訪的對象，或許紅腳的名聲比紅茄社區更爲響亮，大家到紅茄參訪並不是爲了社造經驗反而是紅腳的吸引力，即便如此，在居民認同和共同意識凝聚上，紅茄並不亞於其他所謂「好」的社造案例、不輸給所謂「有名」的社區，那麼，我們是否應該重新替「好」的社造案例下定義，或者我們根本就不應該替社區打分數，讓社造回歸最根本的理念—增進地方認同。

此外，藉由紅茄的案例我們還看到不需要規劃團隊社造依然可以推動，在紅茄看到居民行動的重要性，沒有規劃團隊，紅茄的阿公阿嬤們面臨數位化的難題，不會用電腦、沒用過數位相機、不會很多從來沒接觸過的東西，但他們透過和外界學習，一點一滴的累積新的知識技能，沒有規劃團隊的協助的確在讓這五年的社造路途走得辛苦，專業的規劃團體不一定懂得紅腳的價值，紅茄居民留下見證，體現在地力量的存在，用行動回應社造的初衷。

## 後記

### 重返紅腳社區。

是紅茄苳，還是紅茄社區？若時間拉回 2005 年，筆者騎著機車越過堤防、迎著海風，到訪的小鎮，它是紅茄苳。無關乎社區，就是紅茄苳。隨著社造的脚步邁進，紅茄苳似乎隱藏於紅茄社區之中。現在，那曾經位於倒風內海，長滿茄苳樹的地區，叫做紅茄社區。那紅腳社區呢？是一種對紅腳的移情想像，抑或是語音上的弱化，不得而知，卻真真確確的留下社造對紅茄苳帶來的影響，這是社造推動之後，新出現的社區名稱，且閩南語限定。

所以，口試過後，筆者受到紅茄社區理事長邀請，參加第二屆紅紅綠綠西瓜紅腳文化節，筆者認為這是一趟「重返紅腳社區」之旅，好久不見紅茄苳。

回到村落後，幾位熟識的大哥陸續和我聊天、打招呼，談到筆者畢業後的就業狀況，就像是家人一般的情感，讓筆者倍感溫馨。當天村落內，整理荒廢的空地給觀光客停車，透過簽到領餐卷的方式控管風味餐的數量，全體居民從早忙到晚。賣西瓜的人不停補貨；負責烹調風味餐的婆婆媽媽們，揮汗如雨；掛紅腳筴的阿伯們，騎著特製的野郎 125 載著紅腳穿梭在村落中。每個人各司其職，就只爲了讓紅紅綠綠西瓜紅腳文化節成功這是居民的共同心願。

2010 年的西瓜紅腳文化節，相較於去年的盛況，人數減少許多，但筆者比較喜歡回歸常態這個說法。依靠穩定性不足的觀光客，是無法延續活動的生命力，穩紮穩打才能穩定向前，如理事長說的，紅茄苳的社造爲了社區，不是爲了別人。

還記得著手進行這一篇論文時，是在 2009 年紅紅綠綠西瓜紅腳文化節之後。當初，得知理事長要推動這個計畫時，筆者心裡是保持著極大的問號。試想如何才能將活動舉辦得讓居民都願意參加，而且還得讓居民願意繼續支持社造？這是

一步險棋，文化節若能圓滿落幕，對未來社造的推動走向有極大的幫助；反之，若無法達到預期的效果，那對於好不容易步上軌道的社造，無疑是沈重的打擊。

抱持忐忑不安的心情，在文化節當天，筆者與家人一同抵達文化節的會場。場面出乎筆者意料之盛大，小客車停滿紅茄社區對外的聯絡道路，大型遊覽車載進一車又一車的旅客，更有從新聞上得知消息的觀光客，在嘉義高鐵站等待接駁。

這是一場成功的饗宴，慰勞理事長和居民一路走來的辛勞。這是一場全體居民合作的豐收祭典，外出多年的居民紛紛回鄉擔任工作人員或共襄盛舉，帶回為數可觀的旅客。據理事長事後估計，應該有上萬民眾湧入當天的西瓜紅腳文化節活動，不管真實到訪人數為何，起碼當天的農場品販賣成果極佳，居民主動提出續辦文化節的構想。

能夠續辦西瓜紅腳文化節，需要多少的努力；有多少社區的活動僅是曇花一現。起碼，紅茄社區風風光光的開辦第二屆的西瓜紅腳文化節，憑藉上一次的經驗，這一次加強品質控管、交通管制、人數統計，紅茄社區依舊是靠著計畫案學習如何做社造。

與有榮焉，筆者以居民的角度或非居民的身份，都深深的以紅茄社區的社造發展為榮。接下來，紅茄社區需得面臨掛紅腳等人口逐漸減少的危機，每年失去的賽鴿手比增添的新血還多；需面臨理事長即將卸任，繼任者如何擔起社造的擔子，許紅茄社區一個穩健的社造之路。未來會如何發展，誰都無法預料，也許紅茄社區的社造之路就到此為止，但居民早已打過美好的一仗，社區還是得靠自己的雙腳繼續向前。

## 沒有專業者的社區總體營造。

在紅茄苳，公私領域的關係是曖昧且難以區分。兼具家族和社區成員的雙重身份，社造在紅茄苳推動有極大的優勢和劣勢。若能克服公私領域兩者間的矛盾角色以及統合重疊交錯領域，促使居民行動力量成形將有所助益；正因為如此，倘若社造失敗後，同時建立於血緣和公共事務上的人際網絡，可能在一夕之間全部崩解。

擁有百年傳統的紅腳，看似順利的議題選擇過程，卻暗藏著紅腳成爲社造議題時，將改變既有的文化脈絡以及和鄰村共享的記憶之意涵，居民必須由活動中接受新傳統帶來的意義。意即，紅茄苳在議題選擇上佔了先機，在既有的象徵基礎上，重塑象徵的意涵，遠比新創象徵來得容易。但這不代表著，僅有傳統文化才能順利轉進社造的脈絡下，只不過在居民原有的認同基礎上，佔有容易推動社造的利基，實際上，操作新議題成爲象徵的社區不勝枚舉。

紅茄的社造既不突出也不特別，和鄰近的鹽水、土溝、菁寮聚落相比，不只知名度遠遠落後，更別說軟硬體建設上，紅茄還有更多進步的空間。但紅茄社區案例之可貴在於，傳統農村社會，由單姓家族組成的聚落，在推動社造時如何克服公私領域交錯重疊的雙重困境，以及採用既有傳統作爲社造議題，迫使傳統需因應社造而做的改變，是值得注意之處。

另外，社造是否真能達成文建會所說的「人、文、地、景、產」五大目標，可由紅茄社區的實例重新檢討。紅茄社區居民相信能藉由社造帶來的觀光效益，創造更大的經濟產值，改善村落內依賴農業的生業型態。不禁要問這政府推動社造時，帶給居民的想像究竟是藉由社造保存農村文化進而推動農業休閒發展，抑或是濫用社造之名，實則以觀光利益爲餌，使民眾對於社造產生過於美麗的想像。產業文化化、文化產業化與社造推動不相互違背，當經濟效益成爲推動社造的主

要目標時，我們必須重新思考社造的角色為何。

最後，在紅茄沒有專業規劃團隊進駐。對一群一輩子沒碰過電腦和 30 多年沒上過課的居民，需得一步一步克服諸如此類的困難。一開始不了解如何撰寫計畫書，提案屢屢被退，什麼是社造對於居民來說根本就是無字天書，即使時至今日，社造已經步上軌道，紅茄仍然缺少能夠處理文書的人才；僅剩的紅腳筭師傅技藝，該如和透過文字、數位化保存，是居民到現在仍無解的結。

從紅茄的案例，一方面我們可以得知作為單一家族及使用既有傳統為社造議題的社造，所有的優缺點；另一方面，紅茄亦反映出目前農村在推動社造時，大家共同的經濟想像，以及缺乏專業技能的困境，皆能作為未來其他社區推動社造的借鏡。

紅茄社區的社造由下而上自發的行動，少了規劃團隊作為政府和居民間的緩衝，紅茄的居民如何在眾多的計畫案中學習、推動社造，反映出民間自主推動社造時面臨的難題；正是無規劃團隊的進入，居民能夠做自己想要的社造，他們想要的環境和生活，就像居民說的：「政府要推動節能減碳，農村的生活方式就是最好的模範，過去的農村生活才是節能減碳的最佳寫照。我們要做的，只是回到過去的簡單生活。」

居民想要的簡單生活與經濟利益，乍看之下，是兩者矛盾的條件。但其底層的意義在於，居民想要藉由過去的生活方式，維持生活所需，而非汲汲營營，天天需要為生活煩惱的日子。到底什麼樣的社造能符合居民的最大利益，紅茄社區能讓規劃者進入社區時，提供另一個思考的層面。

而自己作為一個特殊的規劃者，在紅茄社區裡的角色。能夠進行長時間的田野，且與居民保持良好的互動關係，並在其他團體進入時，能以居民的身份成為可使用的人手，是居民又不是居民，應該是筆者在紅茄裡寫的寫照吧！

## 特殊的規劃者。

筆者身爲一個「規劃者」，和紅茄的居民保持著特殊的緊密關係。在歷時五年的交際往來，獲得當地居民的信任，能夠瞭解紅茄發展社造的第一手消息、資料，以及不足爲外人道的事情，詳實紀錄由紅茄發展至紅茄社區抑或是紅腳社區的歷程。這樣的身份，究竟是如何形成，而其他的規劃者是否能成爲筆者在紅茄社區內的角色呢？

筆者只能說，和紅茄的關係能夠保持著居民兼具外人的身份，是巧妙的機緣安排。第一次進入紅茄時，筆者秉持著「拜碼頭」的心情到紅茄的庄廟參拜，透過一次正式的宗教行爲讓居民知道有外人進入村落，順道乞求神明能夠保佑筆者在紅茄的田野順利。在庄廟裡，筆者抄寫著碑文上的紅茄歷史，讀著捐獻油香的弟子名單，突然發現碑上有名的絕大部分是郭姓，且發現兩位與筆者名字只差一字的香客。

就在當天，筆者前往活動中心時，遇見其中一位和筆者名字雷同的大哥。這一趟因緣際會的巧遇，幫助筆者跨過田野的第一道門檻，在紅茄裡，我成了有名字的外來者—小廷。筆者就像家中的晚輩，出外讀書後回紅茄做功課，受到居民無微不至的照顧與幫助。無巧不成書，筆者家中的長輩，曾在紅茄承攬水溝修復的工作，亦與當地幾位居民成爲好友。在雙重的身份下，即便是在田野實習結束後，還是與紅茄保持的友好的關係至今。

筆者在紅茄社區從事的工作大概可分爲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爲 2005 年寒假的田野，以學生的身份進入紅茄，調查當地的歷史概要；第二個時期是 2005 年暑假開始，和其他幾位同學以及大學教授幫忙研擬社造發展計畫書；第三個時期是正式推動社造，筆者只以朋友的立場關注其發展。

筆者在紅茄的角色只有在第二個時期能充其量為規劃者，還是計畫書送審被退的規劃者。因此，筆者始終認為在紅腳社區沒有規劃者的存在，「小廷」以相對接近居民的身份，存在於社區之中。舉例而言，於西瓜紅腳文化節時，聞風而來的新聞媒體、賓客，相較於這些外來者而言，小廷——也就是筆者是紅茄社區的一員；一旦活動結束，回到一般平常的生活時，小廷就回到同宗的學生身份，筆者再度微遠離居民的角色，以一個既是居民又是外地人的矛盾角色存在。如同前節所述，紅茄蕙的宗族關係左右社造推動的情形；郭姓的宗族想像左右筆者的田野狀況。

筆者外地人的角色會隨著筆者至紅茄到訪的機會減少而更為鮮明。筆者於2005年進入田野時，與每一家戶保持良好互動關係，在血緣宗族的認同下，那時筆者作為「郭姓」家族的一員，外地人的角色不甚明顯，居民時會以「伊是阮同宗矣」向外人介紹筆者的角色。然在社造上軌道後，筆者拜訪頻率降低，且主要集中於理事長及紅腳會的居民身上，與之前的情況相比，筆者的外地人身份強過於居民的角色，居民對於「小廷」的印象成為「你較早有來過」。

綜合而言，筆者在紅茄社區的社造中，不斷的在是／不是紅茄蕙居民上搖擺，對居民而言筆者身份角色持續發生轉換。不同於居民或理事長在社造中角色的移動方式，筆者是在以社區畫出的同心圓中，與居民的親疏程度隨時發生變化。正是因為這樣的尷尬角色，在血緣、宗族的認同下，促使筆者得知許多其他進入社區的人無法知道的八卦消息；而在外人印象越來越鮮明的情況下，筆者卻難以打入紅茄蕙內部的運作。

在每一個階段，筆者在都經歷過一次身份的轉變。同為郭姓宗族的認同，只能打開進入社區的第一道門，意即身份不是固定的，在紅茄所處的位置亦會產生流動，因為保有宗族的認同，所以能獲得處在紅茄蕙內的保障，仍必須保持參與活



動才能保有筆者在紅茄的位置，否則筆者需重新再以同宗族的方式，進入社區獲得假性血緣的居民角色。

而筆者看待自己與紅茄茆或紅茄社區居民的關係，其實接近居民對筆者身份認同的轉變。當進入規劃期時，筆者對自己的角色偏向「居民」，認為自己和紅茄茆的郭姓人家們，像家族一樣。在大學畢業後，重新進入紅茄社區時，對於自己的角色定位，轉向為理事長的朋友，關心社區發展協會的運作走向。如此以來，可以說筆者的身份認同和被認同的角色有所雷同，且相互牽引，規劃者的角色位置，是居民和規劃者本身相互定義產生。

最後，再次回到筆者本身，分析自己在紅茄社區裡扮演的角色。必須再次強調，紅茄茆是由百分之九十的郭姓宗族組成的村落，住在當地的居民即便不姓郭，也和郭姓有血緣上的關係。筆者能夠成為特殊的規劃者，首先建立在宗族及假性血緣的認同；再者，與當時的同學藉由「規劃者」的角色，替自己找到新的定位；最後，再度回到接近居民的角色，或許在不久的將來，筆者將會完全褪去居民的身份，以一個外來者的身份被認知。

## 引用書目

- Turner, Victor (1969[2006])《儀式過程：結構與結構》(黃劍波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
- 方瓊瑤(2006)《社區總體營造政策的政治經濟分析，1965-2005》。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碩士論文。
- 中川理(2006)〈環境問題としての風景論〉。《都市・建築の現在》。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9)台灣社區通。2009年4月26日上網。  
[http://www.hometown.org.tw/index\\_new.php](http://www.hometown.org.tw/index_new.php)，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4)《2004文化白皮書》。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9)《台灣社區總體營造政策運動的軌跡》。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8)《1998文化白皮書》。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
- 西村幸夫(2000)《都市論ノート 景觀・まちづくり・都市デザイン》。東京：鹿島
- 何翠萍(1992)〈比較象徵學大師—特納〉，《見證與詮釋》。台北：當代。
- 後藤春彥(2008)〈值域の再生と景觀デザイン〉。《実践まちづくり読本—自立の心・協働の仕掛け》，大森彌等共著。東京：株式会社公職社
- 後藤春彥(2007)《景觀まちづくり論》。京都：学芸
- 施振民(1973)〈祭祀圈與社會組織—彰化平院落發展模式的探討—〉。《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集刊》36：191-205
- 曾旭正(2007)《台灣的社區營造》。台北：遠足
- 陳國強主編(2002)《文化人類學辭典》。台北：思楷
- 陳其南(1998)社區總體營造的永續發展策略。社教資料雜誌(241)：5-7。
- 陳其南(1995)《社區總體營造的意義》。文化產業研討會
- 黃應貴(2008)《反景入森林》。台北：三民
- 黃應貴(2006)《人類學的視野》。台北：群學
- 楊弘任(2007)《社區如何動起來》。台北：左岸
- 監察院(2001)《社區總體營造總體檢調查報告書》。台北：遠流
- 霍布斯邦(1983[2002])《被發明的傳統》(徐文路譯)。台北：貓頭鷹
- 瞿海源(1999)〈宗教〉，《社會學與臺灣社會》。台北：巨流圖書公司。

- Akinson, David (2005) Cultural Geography: A Critical Dictionary of Keys Concepts. NY: I.B Tauris
- Greenwood, Davydd J.(1989) Culture by the Pound: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Tourism as Cultural Commoditization. IN *Host and Guests: The Anthropology of Touri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 Hayden, Dolores(1995) The Power of Place: Urban Landscape as Public History. MA: MIT Press
- Lowenthal, David(1975) Past Time, Present Place: Landscape and Memory. *American Geographical Society* 65(1):1-36
- McGee, Warms(2004) Symbolic and Interpretive Anthropology Anthropological Theory: An Introductory History.NY: McGraw-Hill
- MacCannell, Dean(1999[1976])The Tourist : a New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Mitchell, Don(2000) Cultural Geography: A Critical Introduction.UK: Blackwell
- Steward and Strathern(2003)Landscape, Memory and History: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VA: Pluto Press
- Sahlins, Marshall ( 1981 ) 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 : Structure in the Early History of the Sandwich Islands Kingdom》 MI : Michigan Press
- Taylor, Ken(2008) Landscape and Memory. Communities and Memories: A Global Perspective 3<sup>rd</sup>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UNESCO Memory of the World Program 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 Canberra pp219-222
- Van Gennep, Arnold ( 1961 ) The Rites of Passage. IL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